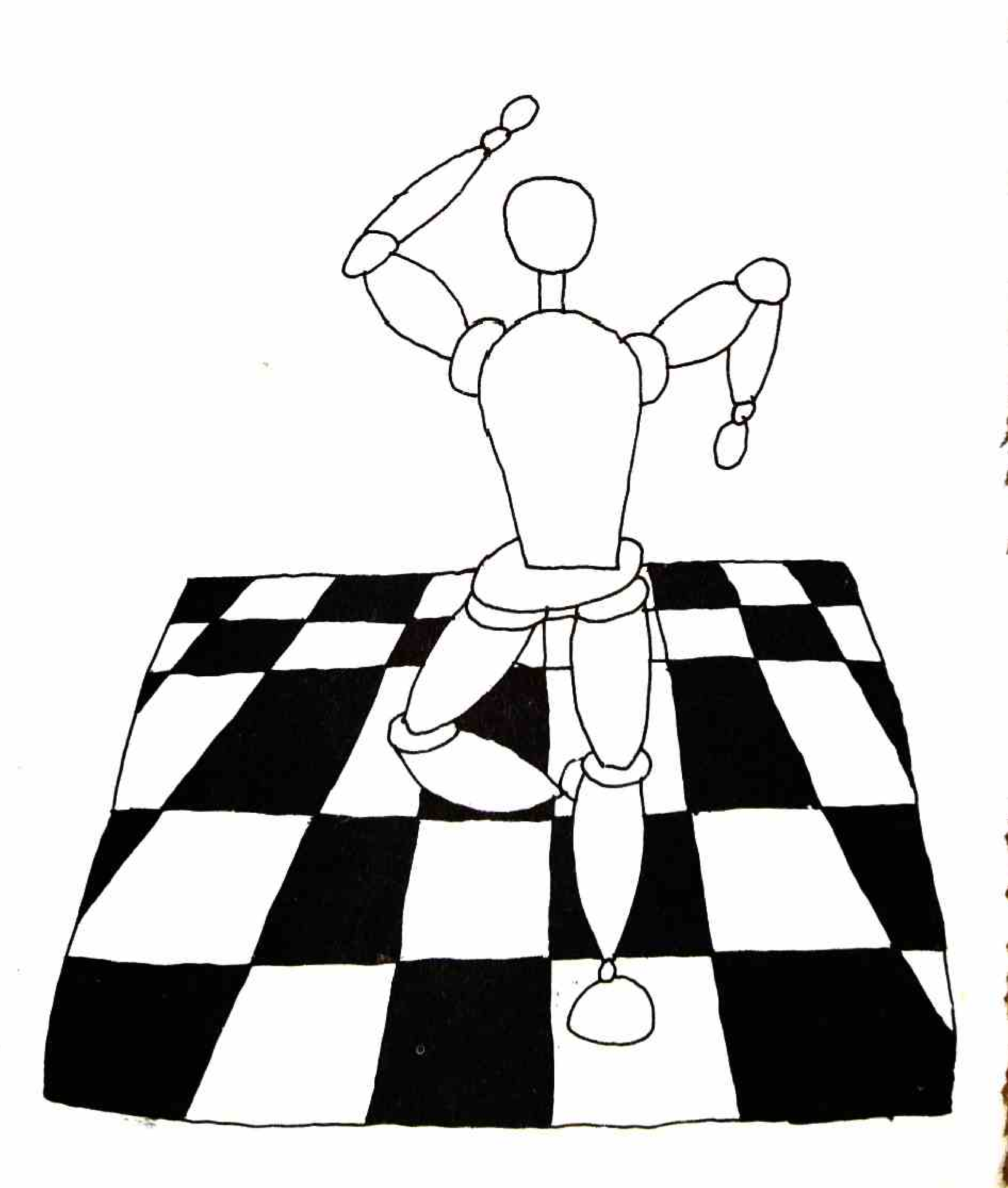

細看衛斯理科幻小說
沈西城著

細看衛斯理科幻小說

沈西城著







本書作者沈西城與倪匡合影。

台灣一家出版社爲倪匡 科幻 作品設計的一幅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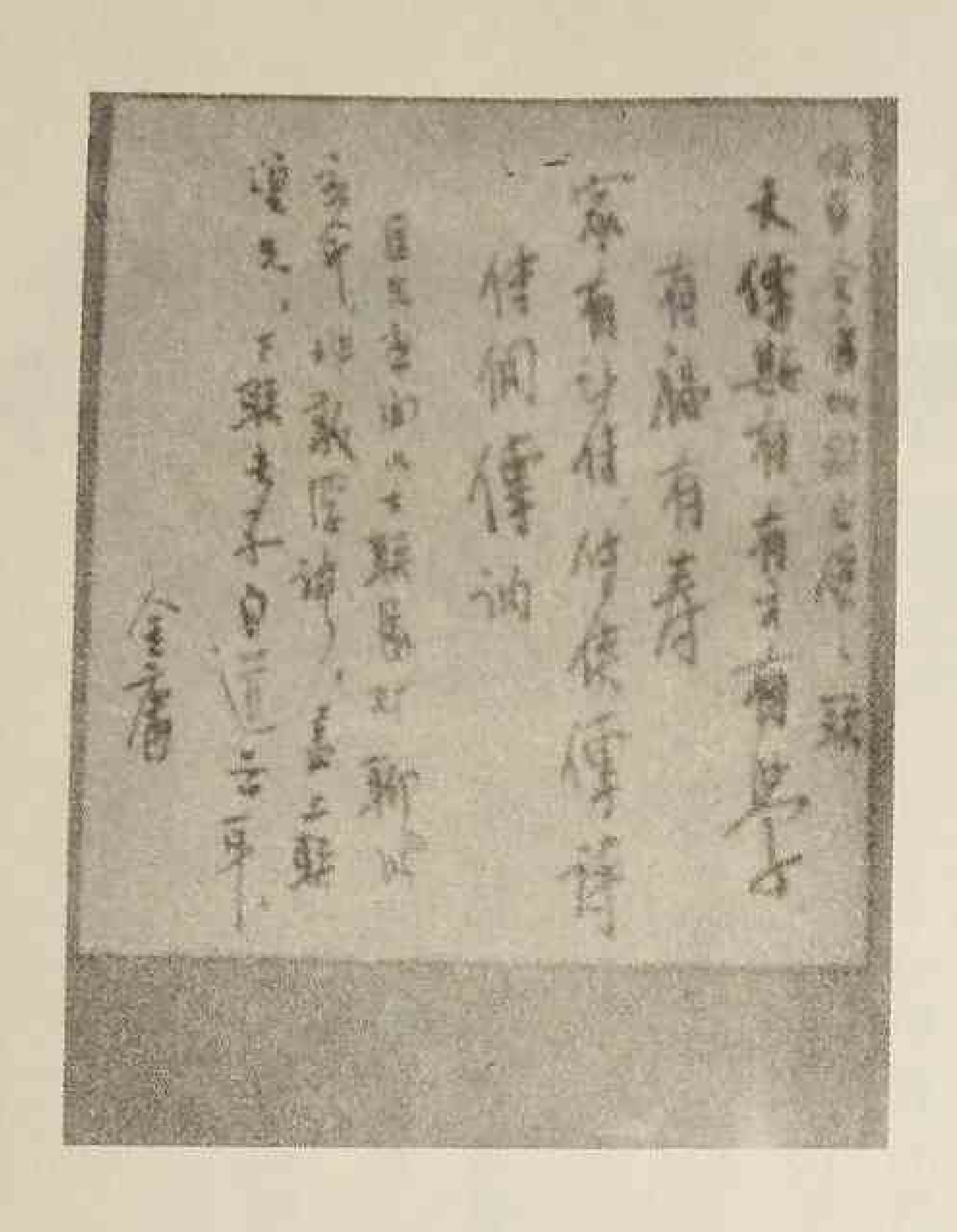


● 倪匡（衞斯理）先生攝於家中書房。



● 倪匡亦是HIFI發燒友，圖中所見之HIFI，只不過是其家中的四分之一。

● 倪匡家中書枱的擺設，反映了他的廣泛興趣。



● 金庸書贈給倪匡的聯語。

● 倪匡酷愛養金魚，自號「九缸居士」。畫家送給他的畫特以九條金魚入圖，別饒意趣。

序

去年歲末，跟倪匡喝酒，無意中談到了他用衞斯理筆名所寫的科幻小說，奇而問之緣何至今仍未見有人撰文評論，就如他之於一看再看三看金庸也。

倪匡仰天笑曰：「也許拙作不受讀者歡迎。」

事實是否如此，且看我的個人調查。

香港素被人稱爲「文化沙漠」，既是沙漠，精神食糧的書銷路自然不會好，一版書五千本，能銷一半，已是上上大吉。倪匡的科幻小說在八零年代由明河社（明報機構）結集出版，據可靠資料顯示，每版都告售罄，且徇衆要求，均要再版。

一萬册的書的銷路，比起日本，萬萬不如，在香港這是每一個作家夢寐以求的數字，如果倪匡的書沒有讀者，當然報不上這個銷路，但是擁有龐大的讀者，每出一集，便爭相搶購，造成八十年代科幻小說狂潮。

既受歡迎，爲什麼沒有人肯像倪匡一樣撰文論述呢?

倪匡自己說：「可能沒有一個讀者有我這樣迷戀金庸的小說吧，我不但細意看，還要發乎爲文。他們看我的小說，只當消遣，沒有抱着研究的心情，這也難怪，我的小說有三十多本，一一看過，已是不簡單，要求他們批評，似乎是太苛求了。」

倪匡的科幻小說，普遍而言，並非消遣那麼簡單，它含有深意，尤其是後期的作品。倪匡往往涉及人性，他的人性醜惡論，在我們這班朋友當中，往往成爲談論的對象。孟子說性善，荀子非之，倪匡的基本思想傾向於後者，他甚至認爲人類的劣根性如貪婪、殘忍，俱是天生而來，受到後天環境影響，變本加厲。這種思想，往往反映在他的科幻小說裏，尤其是「新年」，寫一個畢恭畢敬警官傑克上校受到外星人珠寶的誘惑，最後迷失了自己，把人性的醜惡面，發揮得淋漓盡緻。如此的例子，更多可見於他的其他小說裏面。

像這樣的小說，如果沒有人好好寫文章談談它，實在太過暴殄天物。

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倪匡時，倪匡對我說：「小弟，人不寫，那麼你來寫好了。」

我一怔，問：「我？行嗎？」

「爲什麼不能？懂拿起筆的人都能寫劇本，你爲什麼不能？」倪匡笑說。

然而，我是天生懶鬼，要我寫一兩篇文章，大概還不成問題，寫一本書，對我負擔委實太重了。但作繭自縛，推也推不開，於是便動筆寫起來，這便是「細看衞斯理科幻小說」。

倪匡的科幻小說多至三十多本，「細看」只寫了其中部份，自然不夠，計劃中，也是準備一看再看三看的寫下去，而且越快越好，到有俗務纏身時，要抽空也抽空不來，哪有時間寫書。

天聲出版社的編輯部負責人是我的老朋友，去年共事，有過一段令我十分愉快的日子，他要我爲他寫這本「細看衞斯理科幻小說」，那是我義不容辭的事，且立下決心盡快交卷。所以這本「細看」得以最早面世，也就並不奇怪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目錄

細看衛斯理科幻小說・細看衛斯理科幻小說・細看衛

第一章　雜論

在香港一份頗有影響的月刊裏面，我曾寫過一節分析倪匡科幻小說的文字，同時也描寫了倪匡本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發生在他身上的趣事，由於時間倉猝，滄海遺珠，在所不免，因此在「細看衞斯理科幻小說」這本書裏，我想再談談倪匡的科幻小說與他本人的一些事（註：倪匡本人的事，當然是一些趣事，並不是什麼秘聞）。由於都是一些很瑣碎的東西，故立此章名目爲「雜論」。雜而論之，可不受限制，因而更能暢所欲言。

倪匡與還珠樓主

倪匡跟還珠樓主雖則毫無關係，其實淵源頗深。

說淵源頗深，自不是說倪匡跟還珠樓主是好朋友，事實上，他們兩個絕未碰個頭，只是「神交」而已。

說「神交」，頗有語病，因爲「神交」只在倪匡一方面，還珠樓主絕不知有倪匡其人，也不曾想過他的驚世之作「蜀山劍俠傳」會對倪匡影响這麼深，激發起他空靈的奇想，寫出了一連串科幻小說。

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還珠樓主影响倪匡在前，那末會不會有這麼多幻想深遠的科幻小說在後，也還是個疑問。

爲什麼說倪匡受還珠樓主的影响？理由有二，略述於後：

倪匡的科幻小說，在敍事方面，往往很受還珠樓主的影响，並舉一例以說之。

在「老貓」裏面，倪匡這樣寫着——「在那一刹那間，我的心中，又突然產生了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我感到張老頭和那頭貓之間的關係，絕不像是一個人，和一頭貓之間的關係，從他們這時的情形看來，他們之間的感情，是超越了人和貓的界限的……中國傳說中這一類的故事也很多，在中國的小說之中，最悽惋動人，怪誕離奇的，要算是

還珠樓主的一部小說，在那部小說之中，一對愛侶的女方，竟變成了一隻可怖的大蜘蛛，依附在男方的胸前。」

這部小說自然便是「蜀山劍俠傳」。

「蜀山劍俠傳」裏面包羅着成千上萬奇形怪狀的東西，妖怪、神明混雜在一起，既寫輪迴，也談人性，使人無法了解還樓珠主那種超越時空的構想力到底發軔自哪裏，深邃如汪洋大海，一望無際。

倪匡的「老貓」寫的是外星人托身在黑貓身上的故事，把迷信與科學溶合在一起，是倪匡所有科幻小說裏面的一本傑作，連倪匡本人也承認「老貓」寫得實在不壞。

「老貓」裏面有着濃厚的還珠樓主小說的影子。

老貓跟張老頭的感情，靈感便是來自「蜀山劍俠傳」裏蜘蛛跟俠士的一段愛情。

至於要進一步去說明倪匡的科幻小說受到還珠樓主的影响，倒不如聽聽他本人對還珠樓主的評介——

「在民國時代的武俠小說裏，我最喜歡的是平江不肖生向愷然與還珠樓主李壽民，

他們兩個人寫的武俠小說，基本上不同，平江不肖生描寫俠義，接近『七俠五義』等一類通俗小說。還珠樓主則着重神怪的描寫，思想超脫，令人眼界大開，在形式上近似『封神榜』與『東周列國誌』，不過在描寫方面，更是大胆放肆，胡鬧有趣，尤其是『蜀山劍俠傳』，這是中國近百年來的第一奇書，令人百看不厭。」

倪匡自己承認寫不出一本像「蜀山劍俠傳」那樣氣魄宏偉的小說，所以只能校閱，在「明報」連載，後來技癢，便替「蜀山劍俠傳」續了一條尾巴，效果不壞。

倪匡對「蜀山劍俠傳」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回憶着說：「我第一趟看這本書，便給裏面那些超現實的情節迷住了，因而一看，再看，三看，看得多了，無形中便受到了它的影響。這種年代，大概不會再產生像還珠樓主那樣的作家了，武俠小說自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以來，到金庸、古龍爲止，似乎已到了一個盡頭，要衝破這個盡頭，走出新路，着實不容易。」

據倪匡說法，他寫武俠，比不過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金庸與古龍，既不能超越前賢，又不能跟同輩並肩，於是索性改寫科幻小說。有人以爲倪匡這話是謙虛，其實不

然，他是坦而白之，說眞心話。

連倪匡也承認受還珠樓主的影响，說倪匡的科幻小說受還珠樓主的影响，當然是錯不了的。

前後作品有異

倪匡寫科幻小說，始於六十年代，正確日子已不復記。

第一篇是「鑽石花」。

嚴格而言，這只是奇情小說，不是科幻小說。倪匡說：「起初是想寫成科幻小說的，開了筆，卻變成那樣子。」

接着是「妖火」。不，妖火前還有紙猴。

起初是想寫一兩趟便住手的，後來寫上了癮，便一篇一篇的寫下去。後來，因爲要

本書作者並非太清楚衛斯理作品

多寫劇本，科幻小說停了一個時期，到前兩年才有新作面世，那便是「眼睛」、「無名髮」等小說。

看倪匡前後兩期的科幻小說，很容易發現一個明顯的區別，那便是前期作品多重情節，而後期作品則注重描寫人性，可以說，以前的作品是在敍述故事，因而在情節上面，盡量堆砌得離奇曲折、出人意表，至於人物性格方面則普遍着墨不多。

後期作品，雖然同樣保持着情節曲折的優點，但是在描寫人性方面，顯然比從前着墨更深。同時，還刻意提出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來跟讀者討論，像「無名髮」裏面，耶穌、釋迦牟尼、老子、模罕默德爲拯救人類，各有祂們本身說法，而衞斯理則代表人類，跟祂們進行了唇槍舌劍的辯論，同時，藉住辯論，解答了許多人類心中的疑難問題。

答案是否合理，那當然是另一回事，至少，倪匡在提供娛樂之餘，已開始注重到書的內涵問題，這是一種突破，倪匡突破了自己的框框，把科幻小說的地位提昇至另一個階段。

武俠小說家溫瑞安對我說過，倪匡後期的科幻小說有這種改變，主要是受了台灣現

代作家的影响。

台灣的小說家，很講究書的內涵，而不着重故事情節。倪匡近年屢屢往台灣，接觸到台灣文壇的風氣，於是就有了上述的改變。

至於這種改變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問過幾位愛讀倪匡科幻小說讀者的意見，現分別抄錄在下面——

A君：（大學生）「我很小的時候，便看衞斯理的小說，那時候並不知道衞斯理便是倪匡，只是覺得很有趣，便一直看下去了。那時，沒有單行本，要每天追讀報紙，所以看過的，有許多都記不起了。後來有了單行本，便買來看，趣味依然有，不過就他前期與後期的作品來看，我比較喜歡後者，像『無名髮』，便是很好的哲理小說。」

B君：（白領）「我不大喜歡倪匡後期的作品，太嚕嗦了，哲學名詞用上一大堆，反不如他以前的作品好看。」

C君：（中學生）「我喜歡看『老貓』那一類作品，古古怪怪，非看到結局不知眞相，最新出版的，太哲學化了，就像讓我們上哲學課一樣，小說是小說，不一定要講求

什麼做人道理，在我們學生來說，只求看到一本情節離奇的小說便夠了。」

D君：（模特兒）「我喜歡看衞斯理，他的書，我每一本都看，以前跟現在的都同樣好看。」

依照ABCD君的說話，大概可以得到下面這樣的結論：

① 喜歡前期作品的有BC兩君，佔比例百分之五十。

② 喜歡後期作品的有A君，佔百分之二十五。

③ 兩類作品都喜歡的有D君，佔百分之二十五。

如果讀者調查是可靠的銷書指南，香港讀者明顯喜歡衞斯理前期的作品，同時亦足以反映出香港讀者跟台灣讀者看書口味不同。

不過，無論讀者看書的口味怎樣，有突破，總比沒有突破好，作家總不能永遠困在籠子裏，不作破籠獅子吼的。

兩個衞斯理

讀者看衞斯理，大概都會發覺最近有兩種趨勢，便是衞斯理分家了。

以前衞斯理只在「明報」副刋裏撰寫「科幻小說」，最近移師到「東方日報」開分店了。

本來，倪匡寫衞斯理科幻小說，多刋一張報紙，並沒有什麼稀奇，奇只奇在同樣用「衞斯理」這個筆名，人物方面卻是迥然有別。

「明報」的科幻小說，是用第一人稱的筆法撰寫的，換言之，主角便是衞斯理，女主角是白素。

「東方日報」的科幻小說，筆名是衞斯理，出場人物卻是原振俠與黃娟，筆法是第三人稱。

爲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這裏面有一段故事，曲折迂迴，不下於倪匡的科幻小說。

要敍述這段因由，先要問爲什麼「東方日報」這樣遲才找倪匡寫科幻小說說起。

大約四年前，即一九七九年，「東方日報」的老總周石已有意找倪匡寫科幻小說。當時三蘇是「東方日報」的顧問，沒有實職，卻有實權，周石尊師重道，跟三蘇商量，要請倪匡寫稿。

三蘇聽了，卻覺得沒此必要，認爲多發掘些新血比採用名作家的稿子更好，這是三蘇一貫編輯方針，在「新生晚報」時期亦復如是。周石當然沒有反對，便問用誰的稿子好呢！三蘇當時便介紹了我去寫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的名字叫做「哀愁之盾」，訂明寫三個月。後來，又有另一位作家接我的班子，繼續寫下去。大概科幻小說並不似想像中那麼容易寫，「東方日報」採用了一段時期後，便以奇情小說來代替。

後來三蘇謝世，周石故劍重彈，倪匡便開始在「東方日報」撰寫科幻小說。

寫科幻小說，香港只有衞斯理一家，別無分店。「東方日報」講究作家名氣，自然要倪匡用衞斯理這個筆名，可是倪匡也有他的難處，他跟金庸有一個不明文規定，便是

衞斯理這個人物只能出現在明系刋物當中。

這種協議並沒有上律師樓訂明合約，本可推翻，但倪匡跟金庸是二三十年的朋友，自然講交情，萬不能反悔，然而「東方日報」又極力要求用衞斯理這個筆名，哪又怎麼辦？

千思萬想，終於想出用「衞斯理」這個筆名，但人物卻改用原振俠，於是既然「順得哥情」，又「不失嫂意」，綠楊移作兩家春，皆大歡喜了。

衞斯理寫「原振俠」的故事，單行本已出了好幾本，像「天人」、「迷路」、「血咒」等等，銷路不壞。最近有人問我對這兩種主角互異而筆名相同的小說的意見，我個人的看法是各有其優點，而各有其缺點。

先講第一人稱的寫法，自然比較有親切感。一直以來，用第一人稱寫法的小說，都較爲討好讀者，因爲讀者在閱讀過程當中，往往會將自己的思想跟第一人稱的主角的思想交合，從而產生「我即是你」的感受。這樣，書中發生的事，便像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一樣，套句成語，便是「等同身受」。看衞斯理稱的科幻小說，我本人便往往有這樣

的感受。

但是，這一種小說，也有它的壞處，便是限制了作者的寫作自由。由於這個人物是自己，寫作的時候，便往往會考慮到事情若發生在自己身上，會否如此做。我不知道倪匡在創作衞斯理的故事時，是否有我這種心情，至少我是有的。假定眞有這個概念，寫作的時候，自然不敢任意發揮，倪匡用第一人稱的科幻小說，有時偶會予人以「虎頭蛇尾」的印象，理由正在於此。

用第三人稱的寫法，好處自然是沒有了顧慮，因爲主角並不是第一人稱的「我」，就不必担心這担心那了。當然，講到親切感，自然是會相應減少，俗云「針無兩頭尖」，斯是至理明言。

倪匡的稿費

講了這麼多關於倪匡科幻小說的事，轉談一下倪匡本人的事，讀來不啻一種樂趣。

因爲，倪匡這個有趣人物，可供談論的地方實在太多，眞可謂寫之不盡，到了現在，寫「細看衞斯理科幻小說」一書時，忽然間想起有許多關於他的事還未曾在報刊裏發表過，這些事情都是很零碎的，要像章回小說一樣另闢章節來描寫，似乎又不夠豐富，然而略過不提，似乎可惜，細思底下，就借用「雜談」這一章多餘的篇幅來作一些補充吧！

倪匡的稿費據我所知是全港最高的。

不，要修正一句，是港台最高的，古龍萬不及他。

最高？到底如何高法？

倪匡目前一千字的稿費是四百至五百元港幣，連載的稿費較低，卻也超過三百元一日。

目前，倪匡只寫兩段連載，即「明報」與「東方」，兩家報館的稿費折合約有兩萬元港幣，另外「翡翠週刊」在連載他的「亞洲之鷹」，稿費五期計算是八千港幣，換言之，倪匡在香港只憑稿費收入便已接近每月六萬元港幣。

這個數目，已是普通小白領一年的薪金收入。

說倪匡是最懂得賺鈔票的作家，一點不爲過，他的科幻小說，在台灣，星馬都有轉載，那一方面的收入，每月並不低過兩萬元。

倪匡自己說，只憑每月稿費收入，如果不亂花，生活已夠好了。

目前，倪匡也寫劇本。

張徹時代，倪匡劇本每個二萬港元，一手交貨，一手交錢。現在通貨膨脹，劇本費也增，倪匡的劇本，時價五萬元一個。

最近，無名氏來港（現已赴台）小遊，嘉禾公司要改編他的小說，無名氏便要倪匡編劇，劇本費便是五萬港幣。

如果，每一個月寫一個劇本，倪匡便有港幣十萬元的進帳，一年十二個月，那便是一百二十萬港幣了，搖筆桿的，除了金庸，還有誰比得過倪匡。

事實上，倪匡的收入尚不僅於此。他二十多年來所寫過的武俠小說、奇情小說、文藝小說、評論、科幻小說、推理小說，這幾年都由港台的出版社作有系統的出版，倪匡

有例先收版稅。這些版稅動輒以萬計，光是「明河社」科幻小說的版稅已在三十萬港幣過外，最保守的估計，倪匡每年的收入少說都會有一百五十萬港幣。

倪匡意猶未足，他要進軍世界文壇，日本是第一站，他希望他的科幻小說能給介紹到日本去，倘若成事，倪匡的收入，將會以千萬港幣計了。

爲什麼倪匡希望要賺那麼多的錢？

道理簡單，因爲他喜歡花錢。

倪匡花錢的氣派，縱是億萬富豪如金庸者，亦自嘆弗如。

倪太親自對我說過：「論賺錢，倪先生遠不如查先生（即金庸），但講到花錢，查先生遠不如倪先生了。」

倪匡怎樣花錢？舉幾個例子寫在後面。

倪匡頂講究衣著。在香港作家當中，講究打扮的，並沒有幾個，倪匡是其中少數講究衣著的作家，他的品味很高，買衣服又捨得化錢，所以穿在他身上的沒有一件是劣貨。

倪匡喜歡白衣服，夏天的時候，照例是白西褲，白皮鞋，白綢上衣，或者是色彩繽紛的運動恤。秋天時份，白紡長袍，白鞋。嚴寒一至，白貂皮中褸加身，同時還會穿上白絨褸，頸絮白領巾，瀟洒飄逸，仿如翩翩濁世佳公子。他買東西，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的，照例買一大堆，比如白鞋皮大衣，由於喜歡，一做便幾件，兩三萬一件的大衣，對倪匡來說，實在說不上貴。

此外，倪匡也喜歡買手飾，像手鍊、手錶、項鍊，他一鼓腦兒地買了一大堆，穿什麼衣服，戴什麼手錶、手鍊，他都研究得清清楚楚，沒半點含糊，相信連走在天橋上的男模特兒，都沒有我們這位倪先生那麼考究呢！

除了衣著，倪匡也喜歡新奇玩意，他家住在寶馬山道，裏面新奇玩意，一應俱全，無綫電話、眞空吸盤唱機、微波測試機、袖珍彩色電視，都是倪匡寫作之餘消遣的物品。

倪匡有一股打長途電話癮，他跟古龍通電話，可以一講一個小時。他說打長途電話是一種樂趣。因此，他有月付兩萬港幣長途電話費的紀錄，而且還表示照打如儀，不會

肉痛。

對於食，倪匡的研究不下於一般食經專家。

請倪匡吃飯，有兩種東西必備：

其一是上好藍帶白蘭地。

其二是生龍活虎的方利。

只要有這兩樣，倪匡必會開懷暢飲，大表高興。

他一高興，場面便熱鬧，雖然，到最後都是以醉倒收場，但請他吃飯的人仍然是樂此不疲。

倪匡不寫食經，是一種浪費。「飲食世界」老總梁多玲請倪匡寫食經，倪匡允寫五百字，不收任何費用。其實五百字食經比五千字食經更難寫，不知倪匡作什麼打算。

上面提過倪匡對食經有很深的研究，到底如何深法？

倪匡對蒸魚一道，研究甚深，他說：「蒸魚要講究時間，掌握不準確，便會產生不熟，或太熟的現象。不熟，骨黏肉，太熟肉質老韌，失去鮮味。蒸魚不能兩條疊一起蒸

，那會顧此失彼。」

有一回，倪匡要了兩條方利，要大師傅分鑊蒸烹。大師傅偷懶，同鑊蒸烹，倪匡一嘗即知，同座的人皆佩服倪匡對吃的敏感。

倪匡對海洋生物，很有興趣，一直表示希望能到美國去研究。十幾年前，他住在銅鑼灣加寧街，家裏養了許多魚，因而自號「九缸居士」、「魚齋」。後來又收藏貝殼，刻意研究，成爲亞洲貝殼權威。

近五年，魚不養了，貝殼不藏了，改行玩Hi Fi，家裏書房滿藏喇叭。唱盤、唱片收藏之豐，恐怕可入香港十名之內。

最近又上了旅遊癮，在空中飛來飛去，一年當中，起碼有六個月不在香港，日子過得優哉遊哉，十分愜意。

分析科幻的文字發表後，一位倪匡崇拜者問我有沒有寫一些關於倪匡的日常生活。

我說趣事寫了一點，他的生活倒沒有寫。

崇拜者大不以爲然，定要我在「細看」裏添一筆。

倪匡的日常生活，其實很單調。他晚上遲睡，早上不到十二點鐘爬不起。中午吃過飯，就要伏案寫稿。他現在每天只寫兩三千字，對他而言，眞乃輕鬆平常，所以空的時間很多，於是就坐在書房裏吸煙，聽唱片、音樂。

倪匡喜歡看書，什麼書都看，當然水準不夠的，看一下便會扔掉，書是他最佳良伴。

倪匡的一兒一女都去了美國，家裏只有倪太與一個老傭人。下午，倪太會下山去辦事，所以倪匡通常都是一個人。

晚上，沒有應酬，便在家裏吃飯，有應酬，自然要出門。

倪匡不大看電視，他只看新聞與紀錄片。現在，每個晚上他都喝酒，喝醉了便睡。

這便是倪匡的日常生活，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分別。

硬要說分別，那便是他生活得比一般人都較富裕而已，然而，這一切都是靠他雙手與一個腦袋賺回來的。

三十多集的科幻小說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世界紀錄

論稿費，倪匡自不是世界之最。

如果生長在美國、日本，那又另當別論。

但是，倪匡有一個紀錄，大概可列入堅尼斯世界大全。

那便是他所寫小說的類型與產量。

世界上大致沒有一個作家能有像倪匡那樣寫這麼多類型不同的小說。

倪匡寫過武俠、推理、奇情、科幻、文藝等小說，甚或至文學、時事、政治評論，都在他的寫作範圍之內，論知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都曾涉及，他的科幻小說也往往反映了他對天文學、哲學、宗教，巫術，風俗等的知識，倪匡所受過的正規教育並不多，他只是個中學畢業生，英文根底並不高，但是他天性聰慧，又肯鑽研，對外國事物的吸收，竟然比起一般英語程度頗高的學者還來得快。

倪匡自己也曾很興奮地說過——「寫武俠小說，我比不上金庸、古龍，但是，我有

一項紀錄，他們比不上我，我所寫的小說類型之多，那是他們想也不敢想像的。」

倪匡除了這一項世界紀錄外，還有一門獨特功夫，鮮爲人所知。

那便是他的捉刀功夫，天下無雙。

不說誰會知道，金庸的「天龍八部」在未修訂之前，有部分是由倪匡捉刀的。

金庸寫稿，速度很慢，「明報」事忙，不時要遠遊，他因爲無法多剩存稿，而又不願斷稿，於是便請倪匡代筆。

倪匡滿口應承，順筆寫來，不獨筆法神似，情節之曲折並不亞於金庸，自然讀者也無法看出破綻。

古龍在台灣成名，倪匡初讀他作品，驚爲奇才，決意把他介紹到香港來，在「明報」發表。

古龍有斷稿惡習，最高紀錄是一月斷稿二十三日。這二十三日，便由倪匡捉刀。他一方面熟語金庸筆法，對古龍那種新文學式的筆調也很有研究，於是——

「**風**。

冷風。

冷風吹。」

到了倪匡手上，竟然運用得跟古龍一般無異，不獨讀者看不出，連古龍也深表佩服這位大哥。（註：古龍稱倪匡爲大哥）。

後來，古龍斷稿斷得實在太厲害，倪匡便不肯再捉刀了。

據傳不久之前，曾經鬧過一個笑話，香港一家報館請了古龍寫稿，不料，古龍舊病復發，報館老編電請倪匡捉刀，情辭懇切道：「我們專誠請倪匡先生寫稿，補古龍的小說，稿費跟古龍一樣。」

老編的意思是古龍的稿費已夠高的了，將閣下的稿費提昇至跟古龍一樣，無疑是把閣下跟古龍相提並論。

倪匡聽後呵呵大笑說：「我沒有興趣捉刀，同時也想讓你知道，我的稿費一向比古龍高。」

老編爲之語塞。

倪匡爲人幽默得很，他告訴過我一則笑話，那是廿年前的舊聞了。

一家報館老闆請倪匡寫稿，卻在標點上大做工夫，稿費居然有幾元幾角。倪匡找他理論，老闆回答：「我們廣東報館是這樣的了。」

倪匡立即回答：「既然是廣東報館，爲什麼要請我這個上海佬寫稿。」

老闆給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王世瑜（今夜報老總）說過倪匡的腦筋是電腦，反應快，他講的東西，往往要讓人想一下才知道眞正的意思，像上面那件事，看似幽默，其實是一針見血。

所以，朋友跟倪匡講話，有時得要小心翼翼，否則給他一針刺着，便會哭笑不得。

科幻小說在日本

科幻小說始於何時，頗有傳說。

依照資料，大約是始於十九世紀的法國。

說也奇怪，科幻小說原來起於法國，到了現在，卻不流行於法國。目前，科幻小說流行最廣，銷路最好的國家是日本。因此，有許多原本撰寫流行小說的作家，都改行寫科幻小說了，而出版社也樂意出版科幻小說。

日本最著名的科幻小說作家是小松左京，他的大作「日本沉沒」在角川文庫的大力宣傳之下，銷量突破了一千萬本。

「日本沉沒」是講述日本在地震與核武器的威脅底下，會逐漸陸沉，看似危言聳聽，其實是有事實根據的，曾有日本歷史學家指出，日本之敢於侵略中國，就是希望能把日本人民移民到外國去，以便減少陸沉時引起的傷亡數字。這種論調當然不爲中國人所接受，斥爲妄言，但研究日本地質學的人卻知道日本的確有陸沉的危機。不過以「陸沉」爲藉口，對鄰國進行侵略，那是萬萬說不通的。小松左京在「日本沉沒」裏也曾指出這一點，即使救亡，也要做得其法，不擇手段，自然不會得到原諒。

小松左京既是日本科幻大家，跟倪匡相比，又如何呢？

這是頗有趣的問題，倪匡私底下也曾問過，日本的科幻小說寫得怎樣？這裏順帶雜談一下，相信讀者諸君大抵也會感到興趣。

日本的科幻小說，一般而言，可以分爲兩種：

其一是有科學根據的，很有學術味道，中間雖穿插戲劇情節，甚或男歡女愛，主題仍然是突出科學，讓讀者在閱讀之餘，多少獲得有關天文學的知識，小松左京、筒井康隆等人的小說，大可歸納於這一類。

其二是荒誕不經，離奇曲折，不可思議，名爲科幻，實則奇情，像橫溝正史、眉村卓，敍述的只是扣人心弦的故事，缺乏科學根據。

這兩種科幻小說在日本都有固定銷路，可見日本讀者的興趣很濃。

倪匡的科幻小說跟日本的科幻小說比較又如何呢？

可以說，倪匡的科幻小說包含了上述的兩種原素，既離奇曲折，復有科學根據，以言事實，可讀性遠比日本科幻小說爲高。

如果能把倪匡的科幻小說介紹到日本去，只要翻譯得宜，肯定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歡

迎，不過，這是十分艱巨的工作，懂日文的人未必有這種決心，同時要在日本出版界打開銷路，事實也不容易。

拉雜寫了這麼多，對倪匡的科幻小說，褒多貶少，或許讀者會問，倪匡的科幻小說眞的如斯好嗎？沒有缺點？只有優點？

事實當非如此，一個最優秀的作家也會有劣作，倪匡自不例外。我以前在報刊上曾經評介了「尋夢」、「無名髮」、「眼睛」、「第二種人」與「連鎖」等五本小說，對「第二種人」便曾下過十分不客氣的評語，倪匡看過原稿，表示同意，如果在評介時對倪匡的作品只是有褒無貶，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跟倪匡雖然是好朋友，所以每一次評介他的作品，都是站在讀者角度上去看，好與不好，依心直說，並無偏袒，至於讀者同意與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細看」選擇了倪匡四本小說來進行評介，依序是「老貓」、「屍變」與「鬼子」，一共三本，但是由於「屍變」與「鬼子」分別包括了三個故事，實際上共評介了七部小說。

第二章　老貓

在倪匡的科幻小說裏面，給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貓」。

看「老貓」這本小說，還是在它連載於「明報」早期的時候，正確日子已不復記。但對那隻老黑貓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倪匡寫「老貓」這個故事，大抵是受了外國與中國傳說的影響，兩者相較，似乎受西洋傳說影響更大，因爲在「老貓」裏，他不止一趟地指出外國人對黑貓有所迷信。

如果是落在庸手手上，「老貓」的故事便會給寫成鬼魂附托黑貓身上，向害他的人尋仇，這是極其老套的故事情節，倪匡自然不會用。他的構思雖然脫胎自西洋傳說，卻灌入了新的概念，舊瓶新酒，以致使這本老貓「歷久彌新」，雋永無比。

「老貓」是值得一讀、再讀，三讀的好小說，它到底如何好？又好在什麼地方，在後面的章節裏自會提及，現在先來談談「老貓」的版本。

三個版本

「老貓」共有三個版本——

① 台灣時報出版公司，改題「千年貓」。

② 台灣遠景出版公司，照原書名「老貓」。

③ 香港明河社，照原書名「老貓」。

三個版本同樣擁有一個優點，印刷精美，校對細心，惟一可批評的只是時報的那一個版本，根本就不必要改名「千年貓」，這個書名改得壞極，把原作精神破壞殆盡，眞不知是誰的主意，該打五十大板。

還有，「千年貓」裏面，編者故意冠以小標題，原意是在吸引讀者，但單行本不同於連載，本可以一口氣看下去，小標題的作用非但不大，還破壞了書的連貫性，何況小標題又起得極不適當，有時候簡直像用一把小刀朝完整無缺的香噴噴蛋糕上插了一下，破壞了完美，畫虎不成反類犬，難怪倪匡送這本書給我時，特意在第一頁上寫着「所有小標題完全不要」，那無疑表示原作者也不同意這樣做。

據說，時報這本「千年貓」的銷路，遠不如遠景的「老貓」，可見書的版本是否妥善，往往會影響銷路。

不管是明河社出版也好，遠景出版也好，倪匡科幻小說的封面裝幀都很美觀，這對推動倪匡的科幻小說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在倪匡芸芸的科幻小說裏面，若論體裁獨特，「老貓」應該名列榜上，它寫的是人與貓的故事，不但情節曲折，還蘊含着濃厚的人情味，令人往往低迴不已。

正同倪匡其他的科幻小說一般，「老貓」開始時，跟衞斯理是毫無關係的，倪匡說有一個叫做李同的人，因爲聽到樓上吵耳的敲打聲，無法入睡，跑上樓去干涉，牽涉出張老頭遺下一副貓的內臟，引起了衞斯理的興趣，追查下去，這才突破了一段有關張老頭跟貓之間詭秘莫測的故事。

倪匡的科幻小說，通常有一個極大的優點，便是故事曲折離奇，一開始便緊扣人心弦，而倪匡自己也說過「如果一本小說，讀了三頁，還不吸引人，那就是失敗的小說。」以此看「老貓」，讀者只看了一頁，知道李同樓上有神秘的敲打聲，便會情不自禁地追讀下去。

「老貓」的情節，稱得上是峯迴路轉，先是張老頭受到干涉搬了家，衞斯理在宴會上跟警官傑美王碰頭，知道了這件事，好奇之心大起，跑去拜訪張老頭，卻嚐到了閉門羹之苦，然後是衞斯理偷進張老頭居室，發現了黑貓與木箱，碰着張老頭回來，受到張

老頭的警告。接住倪匡又安排了黑貓夜襲暴發戶的府邸、老布（鬥狗）跟黑貓大戰，黑貓尋仇偷襲衞斯理；衞斯理、白素計捕黑貓等等的驚心動魄情節。可以說，「老貓」的開頭到書的後半部，都沒有片刻冷場。到了書的結局，自然是眞相揭露時候，倪匡安排黑貓已有三千年壽命，外星人的思想附托於黑貓身上，而張老頭同樣是外星人，在八百年前到了地球，目的是要找附托於黑貓身上的外星人，只因附托於黑貓身上的外星人無法脫離黑貓的軀體，所以無法回到他來自的地方，以致蹉跎歲月，遺留地球至今。書的結局是白素利用婦解運動，讓發電廠停工七日，令張老頭借用了高壓電能，分解了外星人跟黑貓，重回他所來自的地方。

在倪匡的科幻小說裏面，甚少有像「老貓」那樣結構完整，一點沒有「虎頭蛇尾」的弊病。通常科幻作家要想出一個奇異莫測的故事，並不太難，然而要在結尾時交代淸楚，合情合理，那就不大容易了，「老貓」在開始的時候，的確會令讀者產生一種迷信的感覺，以爲是貓身上附托的是千年幽靈之類，但是循住情節發展，有關黑貓的來龍去脈，無處不顯現跟現代科學有關，倪匡儘量避開了古老傳統，把讀者帶入科幻世界。

「老貓」的結局合情合理。

「合理」是指解釋合乎科學化。外星人的思想附托於黑貓身上，借用貓的軀體來辦理他的事，有點像「借屍還魂」，在目前階段，科學上似乎還沒有這種情形出現，但是倪匡指出——「舉一個例子來說，手電筒，那是何等簡單的東西，但是手電筒如果在一千年之前出現，那時候，集中全世界的智者來研究，他們能夠明白手電筒為什麼會發光的原理麼……」所以，附托思想於某一個軀體上的情形，若干年後有可能會發生。

「合情」。「老貓」的結局不獨「合理」，而且「合情」。白素不惜煽動工潮，讓張老頭他們達到目的，做法似嫌過份，卻是「鐵肩負道義」的菩薩心腸，讓讀者們感到了不多不少的溫馨，綜觀倪匡科幻小說，結局如斯者，稀矣。

嘗與人語，「老貓」應該是倪匡科幻小說裏最最好的一本書，有情有理，的是佳作。若以倪匡評金庸的武俠小說方法爲體制，「老貓」大可列爲上上之作也。

可怕的黑貓

「老貓」的主角除了衞斯理，白素固定的人物外，便是張老頭與黑貓。

黑貓其實不是貓，是外星人，只不過附托在黑貓身上而已。

黑貓是埃及貓，已有三千年的壽命。倪匡透過化驗所負責人證明了這一點。

貓當然不可能有三千年壽命，牠能存在，完全是由於附托在牠身上的外星人作祟。

倪匡把黑貓的形象描寫得很細緻——「我不得不承認，我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樣的大黑貓，它不但大、烏黑，而且神態之獰惡，所發出的聲音之可怕，以及牠那雙碧綠的眼睛中所發出來的那種邪惡的光芒，簡直使人心寒！」

黑貓跟衞斯理之間的關係，起初是異常惡劣的，牠襲擊了衞斯理。

「果然，我才向前踏出了兩步，那頭老黑貓的身子，突然彈起，向我撲來。當牠向我撲過來之際，牠的小爪張開，白森的利爪，合住牠脚掌的軟肉之外，飛了出來，再加上牠張大了口，兩排白森森的利齒，和牠漆黑的身子，看來簡直就是一個妖怪。

「我早已伸手，抓向一張椅子，就在那頭老黑貓，張牙舞爪，向我撲過來之際，我拾起椅子，對準了牠，用力砸了過去。

「『砰』地一聲响，那張摺鐵椅子，正砸在貓身上，老黑貓發出了一下聽了令人牙齦發酸的怪叫聲，身子向後直翻了出去。

「這一砸的力道真不輕，牠直碰到了牆上，才落下了地，一落地，一面弓着背，豎着毛，一面迅捷無比，奔進了睡房中。」

這一段人貓大戰的過程，眞看得人喘不過氣，只想想黑貓張牙舞爪，露出白森森牙齒的可怖形狀，不禁汗毛直豎，冷汗竄流。

但比起接住下來的小巷貓狗大戰，這一段的描述，似乎又不再是那麼扣人心弦了。衞斯理爲了追查黑貓下落，動用了警犬「老湯」，不料老湯慘遭黑貓殺死，衞斯理不得不乞求養狗專家老陳，借用「老布」。

「老布」的收場，完全是武俠小說體裁，眞使人懷疑倪匡在寫這段文字時，腦中想着的是古龍筆底下陸小鳳等絕代高手出場的氣勢。

且看他怎樣描寫「老布」的出場吧！

「我跟在他（老陳）的後面，到了花園中，更多的狗聚了過來，奔跑着吠叫着……我們走過了一列久已未經修剪的矮冬青樹，說也奇怪，本來至少有幾十頭狗，跟着我們的，但是一到了那列冬青樹前，那許多狗，十之八九，已經掉頭奔了開去，只有三四隻特別兇猛的，還在冬青樹前，巡逡來往，可是也沒有跟我們走進來。」

讀者看到這裏，，隱約已體會到「老布」的不比尋常了。

但是，「老布」出場，讀者一看倪匡的描寫，失望之情難免溢於言表。

「牠全身像是沒有毛一樣，只有土褐色的、打着叠、起着皺的、粗糙的皮膚，身子粗而短，腿也是一樣，頭極大，臉上的皮，一層一層打着褶，口中發出一陣嗚嗚的低吠聲，形狀之醜，實在是無以復加！」

難怪連衞斯理也失聲表示「這是什麼東西！」

正因把「老布」小覷了，那就更突出了後來「老布」勇戰黑貓時的激烈情節。這是倪匡一貫採用的筆法，先貶後揚，往往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倪匡描寫「老布」尋覓黑貓，發生惡鬥的文字，是一段極其精采的文字，不獨少見於倪匡的小說裏，就是其他作家的作品，也不易得睹這樣精采的文字，是以這裏不得不作一次文抄公，把它整段抄下來。

「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該制止牠吠叫之際，牠的整個身子，已經彈了起來，以極高的速度，向前撲去。

「牠撲出的目標，顯然是那隻大木箱，相隔還有七八碼左右，一撲就到，吠聲也更急，而就在此際，只聽得大木箱中，一下貓叫，也撲出了一隻大黑貓來。

「老布的動作快，那隻大黑貓的動作更快，以後我根本無法看清楚老布和大黑貓，交手的『第一招』，是如何的情形。

「但是，在貓叫和犬吠聲交雜中，第一個回合，顯然是老布吃了虧。

「……老布的背脊上，已多了一道血痕，那大黑貓的貓爪，是如此的銳利，一爪刺過，在老布粗糙的皮上，抓出了一道一呎來長，足有半吋深的爪痕。

「可是老布卻像是全然不覺一樣，大黑貓才一滾開去，老布立時一個轉身，立即向

前撲出，而且張開口向貓就咬……眼看那頭大黑貓，這次非吃虧不可了，我看，牠的一隻腳，非被老布一口咬了下來不可，但是大黑貓就在那瞬間，一個打滾，在老布的頭前，滾了過去，利爪過處，老布的臉上，又着了一下重的，鮮血洒在地上。

「而老布雖然身上已有兩處傷痕，牠的動作只有更快，牠趁勢疾撲而上，黑貓正在翻滾，已被老布直撲了上去，黑貓翻過身來，貓爪向老布的股際亂划，血如泉源。

「可是老布卻也在這時，咬住了黑貓的頭。」

這樣精采的文字，眞乃令人百讀不厭。

類似的精采描寫，在倪匡另一本科幻小說「連鎖」裏面也曾出現過，描寫鐵輪坐在酒店房間中，準備暗殺板垣一郎，其緊逼之氣，簡直令人氣也透不轉。

但「連鎖」這一段描述是靜態的描述，跟「老貓」裏的貓狗惡鬥動態描述，是有所不同的，但一靜一動，在倪匡筆下，都閃現了璀璨光輝，體現了倪匡寫作的才華。

喜歡看倪匡小說的讀者，不妨把我提過的「連鎖」與「老貓」裏面的那兩節文字比對來讀，保證樂趣無窮。

轉過來談衞斯理跟老貓的關係。

從衞斯理捉住黑貓，黑貓自斷尾巴逃去（註：這一段文字也是極其驚心動魄，讀者可自行細看），潛抵衞家向衞斯理進行偷襲，衞貓之間實已處於非常惡劣的關係之中。

倪匡在描寫衞斯理對黑貓的懷恨時，涉及了人性——「**當我將那頭貓捉住之後，可以虐待牠，我甚至想過，要用沸水來淋牠！**」

就算是衞斯理，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在遇到外界對他的侮辱時，腦子裏也會閃現出這等卑劣的思想。在這裏，倪匡又一再發揮了「性本惡」的哲學思想。

黑貓後來終於鬥不過衞斯理跟白素被捕了。衞斯理本想打死牠，但白素不同意，主張化敵爲友，於是衞貓之間的關係才告改善。

假定衞斯理對黑貓仍採取敵意，故事的發展，可能不會是現時的「老貓」那個版本了。

曾經想過，如果衞貓繼續對敵，下面的情節會怎樣？

黑貓在「老貓」一書裏佔有很重的地位。牠給以人的印象，起初是可怕的，以爲是

妖貓。接住，卻又教人覺得可憐，變得不可怕了。

三個人物

「老貓」裏面有三個可供一談的人物，依次是張老頭，傑美王與老陳。

先談張老頭。

張老頭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充滿神秘氣味的人，他每天晚上總喜歡在房子裏敲打東西，至於敲打什麼東西，倪匡沒有說出來，那就更令讀者對他發生興趣了。

張老頭的每趟出現，都能爲書中情節帶起高潮。

敲打東西，引起「老貓」故事的發展。

寄售花瓶，失去踪跡，又爲全書佈下再度出現的伏筆。同時也把情節營造了懸疑。

迨至深宵出現苦候衞斯理歸家，又爲全書提供了完滿的解答，可以說沒有張老頭，

「老貓」便會失去光采。

但是，張老頭令讀者產生興趣，主要並不是他的神秘身份，而是他跟黑貓的一段情感。

倪匡寫這段情感，頗爲含蓄，然而就是含蓄，就更能體現出兩者之間眞摯的感情，倪匡許多科幻小說，都注重情節，甚或人性刻劃，對人物間的感情一向着墨不多，像「老貓」裏寫張老頭跟黑貓之間的奇異感情，可謂鮮見，因而倍覺珍貴。

張老頭並不是地球人，他跟附托黑貓身上的外星人是同類，他是來找外星人的。倪匡讓讀者知道張老頭是外星人，並不直接透過張老頭的口來解釋，他只採用暗示的筆觸。

當白素已有把握令發電廠停工的時候，衞斯理跑去通知張老頭，張老頭驚喜之餘，實踐諾言，把宋版書送給衞斯理。

張老頭這樣講——「你知道，這種東西，本來是不值錢，後來才漸漸值錢的。」

當時衞斯理聽得一頭霧水，後來還是靠白素提醒他，才恍然張老頭是宋朝的人，說

得明白一點，張老頭是在宋朝時代從外太空降落地球的，他附托在人的身上，一直設法找尋先他而來附托於埃及貓身上的同類。

後來張老頭跟他的同類都回去了，「老貓」的故事也告結束，但是，張老頭跟黑貓的感情仍然遺留在讀者的腦海中，不能忘懷。

傑美王是一個警官，在「老貓」中出場的次數並不多，看似不很重要，其實是一個最最重要的人物，整個「老貓」故事，如果沒有他，簡直就寫不下去。

要不是他諷刺衞斯理是業餘偵探，衞斯理就不會去追查，那麼，我們哪能有「老貓」可看呢！

倪匡的對白，有時寫得頗爲幽默，像傑美王諷刺衞斯理，適足令人感覺可笑。

「傑美沉吟了半晌，才道：『無論如何，站在警方的立場，這件事已結束了，再要追查的話，只好留給想像力豐富的業餘偵探去進行了！』」

我拍着傑美的肩頭，道：『小伙子，連你的上司，傑克上校，也從來不敢這樣稱呼我！』

傑美忙道：『我絕不是有心奚落你，因為警方的確找不到什麼理由，再去查問人家了！』

……我一面笑着，一面道：『好，講給我張老頭的地址，我這個『想像力豐富的業餘偵探』反正閒着沒事做！』」

對白針鋒相對，幽默詼諧，倪匡最擅長便是在疑雲陣陣的情節裏，加插一兩句類似對白來調劑一下。

衞斯理是受了傑美王的一激，才去調查的，於是掀起了下面動人心魄的故事。

你說，傑美王重不重要？

老陳是衞斯理的朋友，是一個養狗專家。

在倪匡的科幻小說裏面，衞斯理有許多性格十分怪異的朋友，如小郭、單相、單思等等，在衞斯理遇着頭痛的問題時，都會出現，助以一臂之力。

老陳只是其中的一個。

老陳在倪匡筆下是一個承受了龐大遺產，生活過得極其舒服，除了養狗，別無他嗜

的人。

「他的衣著，破舊得像是流浪漢，但是他手中所牽的狗，卻是舉世聞名的好狗，王公也未必養得起。」

可以說，老陳是一個狗迷。

在「老貓」一書裏，老陳的出現，只不過是作爲舖排一場狗貓大戰的工具，地位並不重要，然而，倪匡在刻劃老陳跟「老布」之間的一段感情，卻是十分眞摯動人。

「老布」被黑貓打傷，老陳趕到醫院，神態之緊張，恍如自己受了傷似的。

「我向老陳表示我的歉意，令老布受了重傷，但是老陳根本沒有聽到，他只是在向獸醫發出一連串的問題。」

這種旁若無徧斯理的反應，正體現到老陳跟「老布」間的感情。

後來「老布」傷癒，老陳等同身受，每天在醫院陪住「老布」。倪匡對老陳着墨不多，卻令人感到老陳的純，這是一個極其可愛的人物。

走筆至此，陡地想起倪匡在「老貓」裏面，竟然同時寫了人與貓，人與狗之間的友

情，是湊巧，抑或是故意呢！

夫妻之間

說起來眞奇怪，我總是覺得倪匡對衞斯理與白素夫婦之間的描述並不多，意思是說，倪匡沒有好好描述衞白兩者之間的感情生活。

倪匡解釋說因爲衞斯理與白素已成了他科幻小說系列的主角，不可能每集都寫他們的感情生活。

解釋頗有理由，但作爲讀者，要求難免會高一點，貪得無厭，正是讀者的劣根性。看「老貓」，卻發覺倪匡在衞斯理、白素之間居然有着很細緻的感情描寫。這可見諸衞、白兩夫婦設計捉黑貓的情節裏。

衞白用網網住了黑貓，囚入地下室鐵籠，他們發覺了黑貓聽得懂人語，白素想放走

黑貓，衞斯理反對，勸她別做傻事。

第二天，衞斯理起床，不見了白素，他怕白素因放走黑貓而遭毒手，心情於是大爲恐慌，倪匡在這裏有很深的描寫——

「我嚇了一跳，因為有一頭妖貓在家裏，是任何事都可以發生的，我一面叫着，一面下了樓，到了樓下，才聽到白素的聲音，自地下室傳了出來，道：『我在這裏。』」

這一段敍述，勾勒出衞斯理對白素的關懷，着墨並不濃，感人則一。不知是故意，抑或無意，倪匡很喜歡在白素面前貶低衞斯理。

在「第二種人」一書裏，黃堂便公然在白素面前批評衞斯理過於衝動。

在「老貓」裏，寫到衞白兩人對黑貓的看法時，明顯地又暴露出衞斯理衝動，以偏概全的缺點。

「白素道：『別緊張，我始終覺得那頭黑貓，不是一頭平常的貓，我們也不應該用對付平常惡貓的態度去對付牠，所以，我想和牠做朋友。』

我嘆了一聲，道：『你別忘記，牠簡直是一個兇手。』」

在知道黑貓能解人語後，衛斯理居然還在仇視黑貓，不好好去追尋眞相，反要白素提點，豈不是在智慧上，衞不如白嗎？

透過「老貓」，讀者會知道，衞白夫婦之間的感情是鞏固的，然而同時也會更淸楚地知道，衞斯理雖然是懷有强烈的好奇心，更且是技擊高手，衝動的性格，令他四處碰壁，他需要一個像白素那樣沉靜鎮定的女性輔助，否則，許多怪事都不可能偵破。

倪匡在創造衞斯理跟白素這兩個人物時，肯定曾考慮過這一點，以伊之長補彼之短，人物也就更有血有肉了。

主題何在

「老貓」這本書的篇幅並不長，只可算是一個中篇小說，人物不多，發展也速，故不能像「連鎖」、「無名髮」一樣，長篇累牘的談它兩三萬字。拉雜寫了一大堆，似乎要說的都說完了，最後還是談談它的主題吧！

倪匡後期的科幻小說，大多有一個主題，像「無名髮」、「眼睛」，甚或「尋夢」，不是談救世，便是講輪迴，所以主題易捉，但是，看他前期的作品，由於側重故事發展，主題便較爲陰晦，雖未致於主題全無，卻也捕捉不易，像「老貓」，便是如此也。

許多看過「老貓」的人，都讚「老貓」寫得好。問他好在什麼地方？只是籠統聲稱「故事曲折」呀，「佈局奇妙」呀，總說不出所以然來。

只是，看了全書，回心一想，「老貓」主旨到底何在？不禁有點狐疑，思索好久，重看一遍，仍然覺得主旨模稜兩可。

倪匡在書的結局時，約略提過全書的主旨，大意是說外星人要遠征地球，不料誤投黑貓，腦電波受到貓的腦電波影响，產生不出高於人類的智慧，是以侵略地球的陰謀遂未能實現。後來，張老頭他們回家了，寄來一封信，表示永遠不會侵略地球，那是因爲**「地球人太落後了，在我們看來，和貓沒有什麼大分別，我們沒有理由，放棄自己的地方到地球來，就像地球人沒有理由放棄現在的生活，回到穴居時代一樣。」**

這樣看，倪匡似乎是要說出地球人落後，但綜觀全書，倪匡並沒有化較大的筆觸刻劃外星人跟地球人之間的區別，如果單憑張老頭的片言隻語，便醜詆地球人的落後，道理似嫌不夠。

倪匡前期的科幻小說，大都有這種缺點，對只求看故事的人，自然會感到滿足，要求高的讀者，自然會偏嗜倪匡後期的作品了。

一點瑕疵

任何寫得最好的書，都難免會有瑕疵，「老貓」亦不例外，並舉一兩個例子以證之。

倪匡在寫到那個在張老頭家中發現的木箱時，這樣寫道——「**箱子中放着的東西，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的，那好像是一隻六角形的盤…………**」

請注意是**六角形**。

但到了後來，張老頭拜訪衞斯理，解釋他怎樣進行分離工作時，卻這樣寫着——

「有一次，我曾偷進你的住所，打開了一隻大箱子，看到那大箱子中，有一隻盤子，八角形……」

六角變成八角，顯然是倪匡的疏忽。

還有一個極大的瑕疵，便是安排白素去煽動罷工。

我們不知道那座大的發電廠在什麼地方，但照書中的描述看來，要不是美國，便是英國，因爲那是最喜歡鬧工潮的地方。

本來工潮鬧起是毫不足奇的，但白素並不是那地方的人，難道單憑她的煽動性演講，便可掀起工潮嗎？這不是有點兒戲？

倪匡安排這個情節，明顯是要讓張老頭他們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去，可謂「用心良苦」，卻不免令人有「削足就履」之感。

瑕不掩瑜，整體而言，「老貓」還是一本娛樂性豐富的小說，值得細讀。

第三章　屍變

「屍變」一共收錄了三個故事，依序是「屍變」、「合成」、「筆友」。三個故事都是獨立的，沒有任何關連，收集在一本書裏，主要是篇幅不長，不能各自成册的原故。

但篇幅短，卻很有可談的地方，尤其是「筆友」，是近三十年來鮮見的佳作，絕不能含糊過去，因此，決鬬三章分談這三篇小說，「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現在且先談一下屍變吧！

何謂屍變？

在中國聊齋一類的小說裏，常常看到有關屍變的記載，說書生月夜遇鬼，結果丟了性命。

人死而能動，大約便可稱作是屍變。

外國盛傳吸血僵屍，大抵也是屍變的一種。

在日本唸書的時候，尾上教授在講解靈魂學時，也向我提過屍變，如果屍體遇到靜電的刺激，便會移動。

總言之，迷信的，便會相信屍變是會復活，信科學的，自然會以爲是靜電產生作用。

但無論如何，屍變是一個非常好的寫作題材，不論內容，只看書名，足已夠聳人聽聞了。

而倪匡正用了這個題材，寫成科幻小說「屍變」。

既是科幻小說，自然不會導人以迷信，所以倪匡在故事開始的時候，便這樣寫道

——「寫屍變的傳說，古今中外都有，也許有人認為屍變和科學，是扯不上關係的，但其實不然，在生物實驗室中，切下了青蛙的大腿，找出它的神經，用電去刺激它，青蛙的大腿，便會作跳躍的反射，這是任何中學生都知道的常識。而古今中外一切有關屍變的傳說，也和電有關，例如外國的傳說，雷電之夜，屍體會起來行走，中國的傳說是貓在死人身上走過（貓爪磨擦，產生靜電），便會屍變等等。」

種種解釋，無非都在說明「屍變」的故事與傳說無關，是跟科學有關連的。

讀者有了這個概念，閱讀的興趣集中在倪匡如何解釋「屍變」之謎，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結局含糊

然而，「屍變」在結局時並沒有解答這個謎，這顯然有違倪匡的原意。

「屍變」的結局，的確引起了倪匡科幻迷的議論，他們認爲這個結局並不完善。

作爲研究倪匡科幻小說的作者來說，對這個沒有解釋的結局，同樣表示了不滿意。

「屍變」的故事，十分簡單。

衞斯理在海上遨遊，遇到颱風，把船飄到一艘大船旁邊，衞斯理想上船避風，卻給船主鄭保雲阻擋，逼得縮在小船避雨。衞斯理認爲船上有不可告人秘密，便決意偸上船去看個究竟。果然讓他發現了鄭保雲的秘密。

原來鄭保雲護送父親鄭文祿的靈柩回鄉安葬，不料中途發生了屍變，這激發了衞斯理的好奇，決意尋出眞相。

後來，他們發現了鄭天祿根本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鄭保雲是外星人跟地球人的混血兒。於是鄭保雲便想殺衞斯理滅口，卻爲衞斯理避過，並對鄭保雲進行更詳細的調查，終於發現了鄭天祿曾經將秘密留了下來。然而，當鄭保雲找到寫着秘密的小簿子時，卻發瘋地一口把它吞進了肚子，於是，屍變秘密就永遠不爲人知。

倪匡在結尾這樣寫——「我不知道鄭保雲為什麼會瘋的，因為我未曾看到那小簿子上的任何記載，我到病人院中去看過他好幾次，想提問出一些什麼來，但是他除了對着我傻笑之外，什麼話也不會說，神經病專家說，最沒有希望的病人，就是像鄭保雲那樣

的瘋子。

由於我未曾看到那小簿子中記載的東西，是以我不能確定鄭天祿是不是真的不是地球人，我也不知道何以鄭天祿的屍體可以不壞，何以他死了會有『屍變』，何以當那一點液體流出之後，他的屍體就迅速腐爛。

這一切秘密，只有鄭保雲一個人知道。」

但是，倪匡忘記了，所有的讀者都想知道。

即使答案不完美，但解答總比不解答的好。

科幻小說不同於武俠小說，一定要有解答。

「雪山飛狐」的結局，那一刀砍不砍下去，金庸同樣沒有給讀者解答，但讀者看得過癮，相反如果金庸讓那刀砍了下去，整部小說的味道便沒有了。

爲什麼「雪山飛狐」可以不作交代？

那是因爲書中人物之間都有着纏枝攀藤般的錯雜恩怨，遲疑不砍那一刀，乃是合乎人之常情。

但是「屍變」不同，那是科幻小說，讀者要求解答，作者絕不能推卸。

也許倪匡是故意如此安排。

若然，恕我不客氣地講一句，這是十分錯誤的安排，故事已不曲折，結局又如此含糊，「屍變」顯然是倪匡所有科幻小說裏面的一大劣作。

雜談場面設計

若論故事，「屍變」沒有什麼可資談論的，但是在場面設計方面，倪匡卻顯得匠心獨運，令人大開眼界。這裏舉出小說中幾個場面，在在都顯出倪匡的寫作才華。

① 鄭保雲發現衞斯理潛入船裏：「我看到鄭保雲的身子，猛地一震，接着我聽到他『颼』地吸進了一口氣……而鄭保雲的驚恐，還在持續着，他已經站了起來，他的一隻手按在八仙桌上，他的身子在簌簌地發着抖！」

這種描寫，十分形象化，讀者一邊看，腦海裏自然會一邊浮現出映象來。倪匡一路以來都是電影劇本與小說一起撰寫，電影的映象對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在他的科幻小說裏面，往往都出現了電影裏的映象一類的東西，一個鏡頭連接一個鏡頭，令人目不暇給。

②　衞斯理初睹鄭天祿屍體：「這個老人，像是畢生都在納粹集中營中渡過的一樣，他的臉上，可以說是一點肉也沒有，蠟也似黃的皮膚，包在骨上，他雙眼深陷，眼珠直向前望着，眼珠是灰白色的，定着，一動也不動，那種灰白色，是實質的灰白，是以我可以斷定，他看不見東西……」

倪匡只消用上「納粹集中營」五個字，讀者便可以想像得到鄭天祿的屍體有多麼的可怕。

③　衞斯理目睹屍變：「那老者已斜着身，下了板床，站了起來，他站在我的身邊，伸出一隻手來，搭在我的肩頭上，我正準備扶他……那老者就落在我的身邊，我一回過頭去，就和他打了一個照面，我們兩人的距離極近，鼻子和鼻子，相隔還不到三吋。

正在這時候，他搭在我肩頭上的五隻手指，也已在漸漸地收緊了……」

這一段描寫，眞把人看得透不過氣來。

接着是——「我轉過頭去，身子微微一側，同時，我的手也相應扣在那老者的手腕之上。

我是準備抓住了那老者的手腕之後，將他的手，自我的肩頭上移了開去，可是當我一抓住了他的手腕之際，我全身突然一震！……………

那老者的手是冰涼的，當我的手指一碰到他手腕的時候，那股寒意，便像是電流一樣地流過我的全身，而當我的手指，握緊了他的手腕之際，我更不由自主，也發生了一下可怕的呻吟聲來！

那老者的手腕上，是根本沒有脈搏的！

那是一個死人！」

一連串的描寫，無非是要突出老者是一個死人。讀者一段一段的看下去，整個情緒都集中在倪匡文字裏。

「屍變」整體而言，是失敗的，但在個別技巧上，卻有其成功的一面，上面舉出三個場面設計，正好表示了這一點。

鄭保雲的心態

情節既沒可談，不妨談談「屍變」的人物。

「屍變」的主要人物，自然是鄭保雲。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開始的時候，鄭保雲似乎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他不讓衛斯理上船避風的，但情節發展下去，可以清楚看到鄭保雲並不是一個沒有同情心的人，他的橫蠻，是因爲船裏面有他父親鄭天祿的屍體，而屍體又發生了屍變現象，每一個遇到這種事情的人，除了害怕，自然不想局外人知道，何況鄭保雲本身是馬尼拉的富商，要是秘密拆穿了，對他的

名譽地位都有影响。

因此，鄭保雲的橫蠻，是情有可原的。

其實，鄭保雲的性格頗能禮賢下士，當他知道衞斯理的眞正身份後，便立刻道歉，接住便殷勤對待衞斯理。

一個億萬富翁，能夠如此，已算不俗。

但是，倪匡對鄭保雲的刻劃，卻更深刻，當鄭保雲可能是星球人的雜種的秘密，讓衞斯理知道後，他便立刻派保鏢追殺衞斯理。

那幾場打鬥的描寫，仍保持着倪匡寫奇情小說時的優點，生動硬朗，但打鬥並不是眞正的目的，而是透過這場暗殺式的打鬥，勾勒出鄭保雲那種自私的心理。

人類自私的心理，如果拓展至某一個極限，往往會一發不可收拾，幹出傷天害理的事情來。

倪匡在「屍變」裏描寫鄭保雲這個人時，隱約發揮了他的人生哲學，便是人性是醜惡無比的，當他個人的利益受到損害，不管損害程度如何，他都會設法保護自己，不惜

殺人。

鄭保雲爲了要保住秘密，不惜追殺衞斯理。

其實，如果是另一個鄭保雲，恐怕也會這樣做。所以，可以這樣說，鄭保雲這個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不像一般流行小說的人物，只有表面，沒有內在。

倪匡寫鄭保雲，最成功的地方，在於統一鄭保雲的性格。

鄭保雲不讓衞斯理上船，要殺衞斯理滅口，生吞小簿子，目的便是要保住屍變以及自己是星球人雜種這兩個秘密，他的性格由始至終都是統一的，沒有矛盾。

其實，鄭保雲這個人物還可以有更大的發揮，現在這樣就把他寫成瘋子，委實有點兒浪費。

巧妙的伏筆

不知道讀者諸君有沒有注意到，在倪匡的科幻小說裏面，許多時都有推理小說的影子。

倪匡是很喜歡看推理小說的，他自己也曾嘗試寫過一些。由於這樣，在科幻小說裏面，不免會搬弄一點懸疑手法與巧妙的伏筆。

倪匡的科幻小說，如果用一句話來證明，便是：

推理＋科學

「屍變」裏面，如同其他科幻小說一樣，有許多巧妙的伏筆，讀者不察，便會疏忽過去，看不到倪匡科幻小說的精華所在了。

鄭天祿可能是星球人這個問題，倪匡老早便佈下了伏筆。

起先讓讀者知道鄭天祿屍體腐爛後，他底骨格的構造——「它的肋骨是板形的，而且一面只有三條，與一條環向背後，成為一個圓環，終有半吋厚，五吋寬……而在盤骨之上，也有如同肋骨一樣的骨骼，只不過比較細，像指頭般粗幼，每一邊有前格，呈環形。但是最奇特的，還是他的頭骨，在它的鼻孔骨對上，有着四個孔。」

讀者看到這裏，也許都已猜到鄭天祿不是尋常人，但到底是什麼人，頓成疑問。

倪匡一步一步向讀者進行解釋，手法是漸進的，把疑問推向明朗化。

衞斯理去找替鄭天祿看過病的費格醫生，費格醫生一聽來意，登時嚇了一大跳，他說：「他的脈搏快到了極點，快得難以想像，一秒鐘內有十幾下跳動，快得我根本來不及數。……體温計的最高温度指示，是到一百十度為止，而當我那時，去看體温計之際，水銀綫超過最高的限度，頂在温度計的一端，那已是到了盡頭，水銀綫還可以再向上升，究竟可以升到多少度，我也不知道。」

費格醫生同時還指出鄭天祿有着「極其異樣的肋骨」，同時「在他的腹腔上，是有骨骼在保護着的。」

於是，費格醫生得到了一個結論——「他不是人，不是人類，他不是地球上的人類。」

不是地球上的人類，自然是外星人了。

到了這時候，讀者雖然知道鄭天祿大有可能是外星人，然而，倪匡還要闡釋清楚，

他通過跟鄭老太太的對白，使讀者更加知道鄭天祿是一個異乎常人的「人」。

「我想了一想，才又問道：『那麼，當你有了阿保的時候，他高興不高興？』」

一提到兒子，鄭老太太高興了起來，道：『他高興得快要瘋啦，他說想不到他和我真會有了孩子，他還說，他們絕想不到啦！』」

「他們」，指的自然是外星人，到了這時候，最笨的人也會知道鄭天祿是外星人了。

伏筆的確巧妙，有時卻也會弄巧反拙。

如何弄巧反拙？

弄巧反拙

這一節是專爲應接上節而寫。

初看「屍變」時，也許大意，沒有發現這一點。要寫「細看」，自不免要重看一遍

，在好或壞的地方打雙綫，以便引用，這樣，就發覺倪匡的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正如上一節寫過，倪匡伏了三筆，介紹出鄭天祿的眞正身份，雖然沒有說明他是外星人，其實明眼人已知道他是外星人。

如果鄭天祿不是外星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唯一可能便是穴居人。

但是，穴居人可沒有他那樣的智慧，像「**可以預知幾天以後的事情，是以商場上的一切變化，他都可以料得的，所以無往而不利**」，這更不是智慧低劣的穴居人所能擁有的，所以，可以肯定的說，鄭天祿根本是外星人。

然而，倪匡居然在篇末這樣說——「我不能確定鄭天祿是不是眞的不是地球人」，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這眞是一條爛尾巴！

第四章　合成

「合成」這篇小說，足可以用「驚心動魄」四個字來形容它，比起放在同一集子裏的「屍變」，無論結構，含意，都要高明得多。

評述「屍變」，可以說是十分吃力，故事簡單，懸疑力不夠，只是在場面設計，伏筆方面尚有可談的地方，「合成」則不同了，首先它有一個十分懸疑的故事，像推理小說，迷霧重重，迂迴曲折，有一股逼力，驅使讀者非一口氣往下看去不可。然而到了下半部，疑團漸清，體裁已近似文藝小說，着重描寫阿昆這個不幸的犧牲者，令人產生無比的同情。

可以說，「合成」是一部人情味濃厚，懸疑曲折的科幻小說，是倪匡成功的作品。

手法突出

倪匡寫「合成」，一開始便採用了正宗的推理手法。

一向準時上課的生物學教授裴達忽然遲到了，在備課的同時，他情緒激動，違反常規。讀者們一看，自然知道在裴達教授身上一定是出了什麼事。

果然是也，他的實驗室給三個小偷搗毀了。

而第二天，裴達教授便被發現伏屍實驗室，他的助手，也就是他的未來妹夫貝興國被涉嫌謀殺而就逮。

故事發展下去，疑雲陣陣。

先是貝興國被捕後的反常情緒，不肯透露眞相，令整宗案子更加添上一層煙霧。接住是貝國興抵受不住精神煎熬，自殺身亡。

到了這裏，故事彷彿又到盡頭，死者與疑兇都死掉了，但是，倪匡自然不會讓故事在那裏中止，他安排了衞斯理在裴達教授的實驗室裏發現了一個樣本瓶，引出了「阿昆」這個人物，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故事的焦點都集中在阿昆的身上。

阿昆是兇手。

但是爲什麼他要殺死裴達教授呢！

故事發展下去，揭露出裴達利用人猿腦袋移植於阿昆的腦殼中，代替了他原來的白痴腦子，本意是改造阿昆，不料卻把阿昆變成一個半人半猿的怪物。

故事前半部懸疑莫測。

後半部則令人讀之黯然，一個白痴本已夠慘，竟然給人當作科學實驗品，變成半人半猿，最後還要喪生於警方槍彈底下，命運於他，實在太悲慘了。

前面說過，倪匡在這本小說裏，表現的手法相當突出，那是指他擅用小道具來揭示眞相而言。

當貝興國自殺身亡，阿昆猶未現身的時候，所有關於裴達教授被殺的綫索都隨之而中斷。換上一個庸手，要接駁下去，大有可能是利用裴達之妹珍妮提供綫索，或者是在裴達教授遺物中發現可疑品。

倪匡並沒有用上這一着，他要求徹底搜查清理裴達教授的住所。

這裏，倪匡先利用上第一種小道具——紙片。

結果真的發現了一張完整無缺的紙，「上面有一個日期，那是距今半年之前，然後是一行字：合成計劃今日開——」

這是倪匡利用小道具揭示眞相的第一步。

接住傑克上校又發現了「一種淺綠色的硬紙」，他將它們「拼成了殘缺不完的長方形」，這上面寫着「合成計劃」。

這是利用小道具的第二步。

於是，讀者們都知道裴達教授跟貝興國是在研究「合成計劃」，而裴達教授之死，顯然跟這個計劃有關。

倪匡揭示了「合成計劃」，蓄意要將阿昆跟計劃連在一起，讓讀者更加明白案件的眞相。

怎樣把兩者之間連在一起呢？

憑對白？不，那太老套了。

倪匡用了一個十分聰明的方法，幽默之極。

傑克嘆了一聲，道：「那麼，我不相信還能發現任何東西了，我也找不到任何有關阿昆的記錄，只是發現教授原來十分喜歡賭馬！」

教授哪會喜歡賭馬呢？這對白真是幽默得可以。

我呆了一呆，道：「這是什麼意思？」

傑克將在桌上堆成一堆的卡片碎，堆到我的前面，道：「你自己看吧。」

我拿起了其中一些，攤在手掌上，有兩張上面寫着一個「Q字」，接着便是一些數字。數字很簡單，全是兩位數，最多不超過十八。

我苦笑了一下，道：「你以為教授是在賭連贏位？」

「我想是的。」

我正準備將那些碎片順手拋去，可是剎那之間，我的心中，陡地一動，我道：「上校，教授是一個生活極有規律的人，他可能是賭徒？」

傑克一呆，道：「照理說是不會的，可是那個Q字，又有什麼意思？」

「上校，你看那Q字，會不會代表阿昆？」

這一筆可稱畫龍點睛，把小道具——卡片碎的功效發揮至淋漓盡緻。

倪匡利用小道具把合成計劃跟阿昆連在一起，手法之巧妙，令人嘆爲觀止。

曾有人批評過倪匡的科幻小說只是消遣性質的流行小說，沒有什麼文學價值。說這話的人，一定沒有好好看過倪匡的小說，要不然，就不會這樣批下評語了。

類似這種手法，尚可散見於倪匡其他科幻小說裏，此處不一一舉例了。

傑克上校

有一種異乎平常的想法，倪匡的科幻小說裏面，只要有傑克上校的出現，氣氛便會更加熱鬧。

讀者都知道，傑克上校是衞斯理的死對頭。

不，可以說是一對歡喜寃家。

傑克不喜歡衞斯理，衞斯理也不見得喜歡傑克上校，但是，棘手的案件，總要有意無意地把他們拉在一起。

衞斯理跟傑克上校一碰頭，例必頂咀。

「合成」裏自然少不了這種火爆式的場面。

衞斯理接受裴珍妮委託調查裴達教授被殺事件，致電傑克上校。

傑克一聽到衞斯理的聲音，立即粗暴地表示「不關你的事。」

當衞斯理表示已接受了裴珍妮委託要和疑兇見面，傑克上校立即說「衞斯理，和警方作對，這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這根本是一種十分不友善的態度，而衞斯理卻是置若罔聞，一意孤行。

傑克上校實際上並不能算是一個壞人，他對工作十分盡責，只是脾氣略爲暴躁，甚至有一點白種人的優越感而已。

所以當衞斯理率隊捕捉阿昆，要求警方解除武裝生擒阿昆時，他便認爲是「一種莫大的侮辱」。

可是，傑克上校雖然有着上述種種缺點，心腸卻是善良的，在衞斯理幾乎被阿昆用大石砸着之際，他連開三槍射殺阿昆救了衞斯理，同時立刻奔向衞斯理問他有沒有受傷。

許多看倪匡科幻小說的讀者，都不很喜歡傑克上校這個人物，其實，如果能細心觀察傑克上校的爲人，就會覺得他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惹人討厭。

傑克上校後來終於消失了，在「新年」這一篇小說中，傑克上校受到了他部下挾帶私逃的打擊，不知所踪。

倪匡十分幽默地寫道——「如果一定要向我追問，傑克上校究竟到哪裏去了，我有一個肯定的回答：傑克上校被『年』吞掉了。」

不管傑克上校是否爲「年」所吞掉，他的失踪，的確令人十分遺憾，少了這樣一個跟衞斯理衝撞的火爆正派人物，令倪匡日後的科幻小說失色不少。

白痴阿昆

阿昆是一個白痴，在「合成」裏，是主要的人物，同時也是個可憐蟲。

他是劉寡婦的獨生兒子，生長在一條小村落裏，他雖然愚鈍，但心地善良，所有村落的孩子都喜歡跟他玩耍。

在村長的心目中，阿昆是一個好孩子。

「阿昆從來也不欺侮小孩子，他走路踏斷了一根草，都會發上半天傻的，他最喜歡各種各樣的蟲，他對於孩子最好了。」

「然而，他今年十六歲了，但是我三歲的孩子，比他懂得更多，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白痴。」

阿昆的慘況在倪匡的筆下，有着了很淋漓盡緻的發揮。

在「合成」裏，有着這樣的描寫——

「我還聽得一個八九歲大的男孩指着阿昆的頭部，大聲道：『阿昆，你頭上是什麼

東西？」

阿昆的身子站了起來，喉際發出了一陣模糊不清之聲。

……可是當那男童向阿昆走去的時候，我卻也看出不妙來了，因為阿昆的身子向後一仰，伸手便向那男童推去！

從他那一推的動作來看，他大約是十分不願意人家去碰他的頭部……只見阿昆站了起來，自他的口中，發出了一種十分之怪異的聲音來。

那種聲音，十分難以形容，像是一頭大猩猩突然踏中了燒紅了的鐵塊時所發出的急呼聲一樣！」

阿昆的頭部由於接受了裴達教授的手術，整個腦蓋骨被揭了去，嵌上了一塊平整上着螺絲的塑膠板。

試想，頭頂上嵌着這樣的塑膠板，又哪會舒服呢？何況阿昆本是一個白痴，他無法表達心中的抑悶。

縱然如此，當村童扭着他玩耍，他還是忍受着欺侮，讓他們騎牛騎馬，甚至當那個

男童想去摸他頭上的那塊塑膠板時，他也不外是輕輕推開男童，沒有蓄意去傷害男童的性命。

「合成」很明顯交待了是阿昆殺死裴達教授，這裏有一個有趣的問題，不知讀者們有沒有發現，阿昆既然是白痴，判斷是非之力，自然不會優越，但是，他竟然知道殺死改造他的人，而放過對他完全沒有傷害之心的男童。

照這樣說法，阿昆不是也有是非判斷之力嗎？

阿昆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相對之下，裴達教授雖然是一個聞名國際的生物學家，但心地之卑劣，着實令人齒冷。

倪匡似乎有意借用裴達教授這個人物來反映出高級知識分子的醜惡面具，同樣的情節，也曾出現於他另一本小說「創造」當中，那對教授夫婦所用手段之卑劣，比裴達教授猶有過之。

阿昆最後終於爲傑克上校所射殺。

傑克上校之所以要射殺阿昆，目的出自拯救衞斯理，因爲阿昆那時已經陷入瘋狂狀

態，搬起大石連人帶滾砸向衞斯理。

倪匡在寫圍捕阿昆時，筆觸充滿了同情。

「我又重複了一遍，道：『所有的人，都將佩槍解下來，不准帶槍去執行任務。』傑克叫了起來，道：『那太過份了。』

……我覺得非爭到底不可，是以我仍然堅持，道：『不行，不能帶槍，我們可以避免自己受傷害，然而一定要保存阿昆的生命。』

倪匡進一步發揮他對阿昆的同情——

「我不斷地說着：『阿昆，你下來，我們一齊去玩，那邊的山溪上有許多蝌蚪，已經生出四條腿，很快就變小青蛙了，你下來，我們一齊去玩。」

簡直把阿昆當作三歲小孩子來哄。

果然，阿昆受了騙，他從樹上攀下來。

倪匡在這時候，用上了一句他慣用的說話——「人自然是世上最狡猾的動物了」，一面裝出笑臉，一面不懷好意，而扮演這個角色的，便正是衞斯理，倪匡在他的小說中

，不時批判人類的醜惡，有時連衞斯理也不能倖免。

他趁住阿昆沒有了戒心，便把繩子往阿昆身上套。但是忙中有錯，竟然套在他的脖子上，結果令阿昆瘋狂起來，招致殺身之禍。

對阿昆的死，衞斯理是頗爲傷感的。

讀者對阿昆的死亡，自然也是十分傷感的。

人猿腦袋

「合成」這本書中，涉及了一個醫學上的問題，把人猿的腦袋移植於人的腦袋中。

這並不是出自倪匡個人的構思，日本醫學界曾經研究個一個課題，把人猿腦袋移植於猴子中，雖然沒有成功——可以看出人猿的腦袋是具有一定的智慧。

倪匡在「合成」的結尾，解釋過移植人猿腦子的眞正含義——「**那是極龐大的一項**

工作，如果人類純熟地掌握了腦移植的方法，那麼，在某種情形下而言，人是不會死的。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偉人孫中山死於肝癌，如果那時就有腦移植的手術，那麼就可以將他的腦子移到另一個身上，人體的一切行動都是由腦來主宰的，那麼他就等於仍活在世上了。」

把人猿腦子移植於人類的腦袋裏，自然是倪匡的構想，但在科學昌明時代，若干年後，能付諸實行，也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因果報應

倪匡的科幻小說，通常都有一個常見主題，便是因果循環。

把這種思想發揮得最淋漓盡緻的，自然是「尋夢」。

在「合成」裏，也有這種宿命論式的傾向。

裴達教授利用白痴阿昆做他的實驗對象，然而在接近成功階段，阿昆卻突然發狂，把裴達教授殺死了。

裴達教授的屍體受到很大的傷害，而倪匡也描寫得十分懾人心魄——

「掩蓋屍體的白布，十分潔白，上面有一層薄薄的霜花，當長柜拉了開來之後，那一層薄霜花立時開始溶化，變成了細小的，亮晶晶的水珠。

……我雖然是看到他的上半身，也已經夠了，真的夠了！

裴達教授的頭，已整個變了形，他的左眼眶中，已沒有了眼珠子，那可能是整個頭顱變了形時被擠出來的，左眼眶成為一個深淵。

……他的頭際，有一個十分巨大的傷口，令得他的喉管和氣管，都露在外面。」

他至少有七根肋骨被折斷，而斷了的肋骨，頂穿了皮肉，露在外面。」

描寫得越恐怖，也就更加强了因果循環的效果。

裴達教授怎樣對付阿昆，他把阿昆頭蓋骨揭開了，嵌上塑膠板。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模樣？

人不像人，猿不像猿。

因而阿昆報復在裴達教授身上的手段，便來得格外粗暴。

這是「惡有惡報」的必然結果。

對貝興國，他的報應沒有裴達教授那麼悲慘。

他只是一個幫兇，而且一直不同意裴達教授這樣做，所以倪匡安排了讓他走上自殺之路。

通過裴達教授與貝興國兩人的遭遇，極明顯體現出倪匡那種「因果」思想，同時也表示報應有大有小，全看因由如何！

結論

老實說，「合成」給人的冲擊，是很巨大的。

冲擊並不是來自故事的曲折懸疑，純是源自那種可怕的因果報應以及人類那種爲求成功不擇手段的劣根性。

論結構，「合成」顯然十分嚴謹，有起有伏，結構精妙，而佈局亦佳，推理手法並不故作複雜，加上種種小道具的運用得宜，可以沒有重大破綻，尤其是小說到了後半部，着重描寫阿昆這個可憐人物，在內容方面更形充實，可謂娛樂性跟藝術性並重，是倪匡芸芸科幻小說中一篇成功的作品。

不過，光靠結構嚴謹，並不足以令人受到巨大冲擊，「合成」的最大優點，自然是在揭露人之劣根性，甚而受過高深教育，爲人敬仰的裴達教授亦不能免，這眞是十分令人氣餒的事，但現實世界，類似情形，比比皆是，氣餒又有什麼用處呢！

倪匡寫了三四十部科幻小說，內容集集不同，到底如何取材？

我本來打算在「雜談」那章裏寫上一筆，但是寫到最後，一數字數，已有萬多字，那就暫且打消了。

「合成」寫得不多，正好利用篇幅，岔上一筆。

倪匡的書寫得很雜，但是，科幻小說的題材，有大部分是來自蒲松齡的「聊齋誌異」。

有一次在倪匡家裏聊天，他勸筆者也嘗試一下寫科幻小說。

筆者回答「題材難求。」

倪匡頗不以爲然，道：「哪有何難處，聊齋裏面便有許多可供寫作科幻小說的題材。我下一篇爲『東方日報』寫的，便是有關狐仙的故事。」

由此，我才知道倪匡許多科幻小說的靈感來自聊齋。

當然，在寫作的過程中，倪匡也會參考其他書籍，我親眼看見他在撰寫「追龍」這一部目前尚在「明報」連載的小說時，參看了中國大陸出版的地理學雜誌。

知道了倪匡的取材來源，也許讀者會想知道他的創作方法。

照倪匡自己說，他創作科幻小說，通常心裏面都會有一個基本故事，不過到了下筆時，往往原先想好的情節會被推翻，換上嶄新的想法。

倪匡很希望有人能繼承他的步伐，創作科幻小說，有一個很不好的消息想告訴讀者，倪匡私底下表示過，寫小說已經有點厭了，他希望能夠休息一下，像金庸一樣。

對作家而言，休息未嘗不好。

但站在讀者的立場，封筆到底是一件不幸的消息呀！

第五章　筆友

讀者諸君當中，相信有大部份人在年輕時玩過「筆友」這種遊戲。就以筆者來說，十六七歲的時候，筆友遍天下，澳洲、英國、美國、馬來亞，信件一大籮，你來我往，好不熱鬧。

所謂筆友，相見的機會並不多，同時因「筆友」通信，發生戀愛進而結婚的情形更不多見，筆友多數是起哄一會，很快便冷卻下來，到長大了，根本就不會放在心裏，甚至毫無印象。

用「筆友」這個題材來寫科幻小說，真是有點不可思議，最普遍的設想，自然對方是外星人。

在「明報」看倪匡這篇連載時，一路猜想高彩虹的筆友到底是什麼人。當時第一個想法，便是外星人。

不獨我個人如此想，朋友們的猜測亦復如是。

到了揭盅之際，知道彩虹的對手竟然是電腦時，不禁大爲嘆服倪匡的過人構思。

要知道在當時（倪匡寫這篇「筆友」時，大概是在六十年代），電腦並不如現時那般流行，而倪匡居然想到用電腦來做題材，構思出這一篇「筆友」那樣趣味盎然的科幻小說，又怎能令人不佩服呢？

短篇精品

「筆友」的篇幅並不長，大約四萬字左右，在「明報」連載不到兩個月便結束。

篇幅雖短，卻是難得的精品。

說它是精品，是有原因的：

其一是佈局精妙。

衛斯理的表妹高彩虹跟美國男朋友伊樂通信，對方博學多才，令到彩虹情不自禁地愛上了他。伊樂決定到香港來見彩虹，衛斯理偕同彩虹去接伊樂，卻是望穿秋水，仍然未見踪影。

彩虹不服，跟着衛斯理跑到外國去找伊樂，結果發現伊樂是一具電腦。

這個結局的確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同時也是精采百出，因而「筆友」自可稱作「短篇精品」而無愧。

其二是寫出電腦有着人類的情感。

電腦有人類的情感，居然愛上了高彩虹，的而且確令人震驚。

「筆友」發展至結尾，電腦指定要見高彩虹，否則便會發射長程核子飛彈。當時所有在場的其他人員都嚇呆了，因爲飛彈射出，會導致嚴重惡果。

結果由曼中尉解決了困擾，扮作高彩虹，瞞騙了電腦，證明人腦仍然勝過電腦。

單憑這兩點，已使「筆友」在倪匡的科幻小說裏面，穩佔高位了。

一直以爲倪匡的長篇科幻寫得好，不料短篇的也會有如斯精采的作品，眞是意料不

到。

可惜，這以後倪匡的短篇寫得並不多，究其原因，大約有兩點。

一是短篇的題材不易找。

其次則是寫短篇太浪費材料。「筆友」這一類題材，本來大可以發展成爲長篇小說的，現在把它壓縮成四萬餘字，精則精矣，似乎太過浪費，偶一爲之尚可，多則不化算。

少女情懷

看過倪匡許多本科幻小說，發覺倪匡很少寫少女情懷，「筆友」是極其罕有的一篇，寫十六歲高彩虹的一段戀情。

高彩虹是衞斯理妻子白素的表妹，雖然年方十六，但是已會穿起高跟鞋、旗袍，眼

睛上塗得五顏六色了，換言之，已是情竇初開，懂得品嘗愛情的初熟少女了。

別看倪匡是男子漢，寫高彩虹初嘗愛情滋味，卻是十分到家。

「我和她之間，似乎只有那幾句話可以說，而在平常，她一定是高高興興地答應着，轉身走了開去。可是今天，她的態度卻有點不尋常。

她又叫了我一聲，然後道：『表姐夫，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放下了報紙，道：『有什麼事，你只管說好了。』

她臉上紅了一下，那神情十分靦覥，道：『表姐夫，我有一個朋友，明天要來見我。』

……彩虹繼續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他，表姐夫，我們是在信上認識的。』

『噢，是筆友。』我明白了。

『是的，是筆友。』彩虹道。

『彩虹！』我略想了一想：「如果是筆友的話，那最好不要見面，很多筆友在一見面之後，從此以後就不再通信了。』

……彩虹低下頭去，過了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可是，表姐夫，我卻非見他

不可。』

我有點不愉快，沉聲道：『為什麼？』

彩虹的臉頰紅了起來，道：『因為……我愛他。』」

只憑通信便愛上了對方，大概只會發生在像高彩虹那樣年紀的少女身上，倪匡寫高彩虹懷春心情，只率直地用上了「因為……我愛他」，筆調雖節省，卻已把懷春少女的蕩漾心情赤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爲什麼高彩虹會愛上這個筆友呢？

因爲「伊樂不但文筆好到了極點，他知識淵博…幾乎什麼都懂」，他旣能跟彩虹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太平洋逐島戰，也能開中葯方，而且還可以討論文字、藝術、軍事、政治、考古、歷史、地理種種問題，且會作出最美妙的時裝設計。

試問這樣的筆友，又有哪一個少女不愛呢！

高彩虹愛上伊樂，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面對這樣的對象，也會不愛，彩虹的心理一定是不正常。

衞斯理在看到伊樂寫給彩虹的信後，心裏立即有了一個概念——伊樂是一個殘廢而又充滿智慧的青年，而且相信彩虹會不顧伊樂的殘廢繼續去愛他。

這是上佳愛情小說題材，「筆友」如作這樣寫，那麼就絕對不會是什麼精品了。

由於彩虹愛上了伊樂，衞斯理被逼陪彩虹去接機。

倪匡描寫彩虹那種急切想見伊樂的心情，也頗有其獨到之處，只是飛機未到便急急跑到服務台去詢問，同時，又抱怨時鐘走得太慢，到飛機抵達，又急不及待地奔向閘口。甚至不怕害羞地對衞斯理說：「表姐夫，你不知道我多麼心急想見他！」

到了客人走得差不多，仍不見伊樂時，彩虹又失望地說：「他，他沒有來。」

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卻已含包千愁萬恨。倪匡寫少女情懷，很慣於運用短短的對白來表達當事人本身的心境，以簡馭繁，效果比長篇累牘更能動人心弦。

伊樂等不着，彩虹提議打電報去問，在回電未抵之前，衞斯理陪同彩虹回家，一抵家門，彩虹「立即向她的表姐奔了過去，哭了起來。」而且「哭腫了雙眼」，在門口等回電。

到回電退回，證實沒有伊樂這個人時，彩虹整個人都痴了，就像夢遊病人一樣，直向前走。

少女談戀愛時的表現是否像彩虹一樣，讀者當中如果有女兒，或者妹妹的，大概心中有數，以我所見的，的確如此，可見倪匡下筆時，對少女的心理一定下過一番研究，不然，就寫不出這樣深刻的文字。

高彩虹決定要去見伊樂，受到父母反對，結果衞斯理出來打圓場，自願陪彩虹走一遭。

這是倪匡巧妙的安排，因爲「筆友」的下半部的情節發展，主要都是集中在伊樂所住的地方。

到底伊樂是什麼人？遇到了什麼以致不能成行？謎底會在哪地方？

高彩虹的主要作用，在「筆友」裏，是一種引子，她引起了「筆友」這個故事，到了後半部，卻變成並不重要的人物。

而自然而然地，衞斯理承担了主要角色，爲讀者解答了謎團。

諷刺性濃

「筆友」的懸疑性，跟其他倪匡的科幻小說比較，可說不遑多讓，然而它本身擁有一個顯著特色，卻爲別的科幻小說所無，那便是它的諷刺性特强。

先看伊樂是誰？

伊樂並不是人，而是一具電腦。

這電腦由六位女軍官操作。三年前，其中一位女軍官忽然想到了一則怪主意，讓電腦來回答筆友的信，於是便隨便在一本雜誌上剪下了一則徵友的啓事，而那正是高彩虹的徵友啓事。

六位女軍官替電腦取了一個叫做伊樂的名字，三年來，他便成爲了高彩虹的男朋友。

但是，由電腦發出去的信，均充滿了情感，是人類的情感，而不是電子儀器所能產生出來的感情。

爲什麼會如此，原來這副電腦的情緒已不受控制了。

電腦本爲人類所發明，居然不受人類的控制，這不是莫大的諷刺嗎？

更大的諷刺接踵而來。

電腦爲着要見彩虹，發出了警告聲稱必須和彩虹見面，否則自己毀滅自己。

事情發生到這個地步，已是越來越嚴重。

一副精密的電腦有了它本身的思想，不受人類控制，後果自然不堪設想。

果然電腦發出更嚴重的警告——

「曼中尉才一坐了上去，令得我們目瞪口呆的事，便立即發生了。

控制台上的十幾排小燈，突然閃亮起來，燈光一排又一排地迅速走動着，但是我們間的每一個人，都看得十分清楚，曼中尉的手，並不曾觸及任何按鈕。

接着，文字帶的傳送口上，紅燈亮起，有節奏的得之聲，响了起來，文字帶開始轉了出來……

司令和副司令已齊聲問：『它說些什麼？這些字帶上說什麼？』

兩個顧問苦笑着，道：『它說：我要見她，我要見她，這句話重覆了……七次之多，然後它說，如果見不到……彩虹……那它就毀滅自己，毀滅一切。它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們應該知道我有這力量的。』」

這已經是變相威脅。

人類發明電腦，以爲會帶來一切便利，不料到頭來，竟然受到電腦的威脅，這不是最大的諷刺嗎？

人類當然不會屈服在電腦的威脅底下，於是想盡辦法對抗，這場人與電腦之戰，在倪匡的生花妙筆描述底下，緊張刺激萬分。

「基地司令的面色十分蒼白，道：『那……那我們怎麼辦？難道沒有法子可以對付它麼？』」

顧問道：『有是有的，可以拆除它的自備電源，使整個電腦停止活動！』

『那就快拆除它的自備電源！』

『但是，』顧問抹着汗，『那至小得兩小時以上的工作，才能接觸到自動供電的電

源中心，再加以破壞，而我們的限期，只有一小時。』

司令也開始抹汗，道：『那和它商量，將限期改為三小時，快和它商量！』

然而提議被拒絕。

『基地司令脫下了將軍帽，用力抓着他雖然十分稀疏的頭髮，道：『通知國防部，通知全世界，快改變預定的飛彈射擊路綫，使飛彈發射到大海去，快！』

兩位女軍官立時答應，她們不斷操縱着儀器，但是四分鐘之後，他們面青唇白地來報告，道：『司令，電腦完全失靈了！』

一個顧問道：『不是失靈，而是它不聽指揮了，由於它的失戀，它已下決心要毀掉全世界，它甚至不肯讓飛彈在海中爆炸。』」

情形發展至那樣的局面，電腦已佔盡了優勢，萬物之靈的人類，竟然爲一副機器壓逼得透不過氣來，而且面臨滅亡。

於是每個人都變得瘋狂了，衞斯理自亦難免，他伸手抓住了基地司令胸前的衣服，基地司令身上的將軍制服，本來是威嚴的象徵，是令人一望便肅然起敬的人。但是世界

末日離現在只不過幾十分鐘，還有什麼值得尊敬。

倪匡有意指出，當人類面臨死亡，一切階級觀念都會消失，人性的醜惡亦會暴露無遺。

「基地司令呆呆站着，我則『哈哈』笑着，我實在沒有法子控制我自己的情緒，我必須笑，雖然我不知自己為什麼要笑。」

莊嚴的將軍，在明知世界末日就快來到的時候，也會忘掉平日的尊嚴，罵出了一句粗言。

倪匡指出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都有一種難以自我控制的情緒，一切平日隱藏在教育，禮教面具下的本性，也就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在混亂的場合當中，曼中尉想出了由她假扮高彩虹的方法（注：高彩虹在發生這件事前，已飛回家裏）。

電腦果然中計，大力稱讚曼中尉美麗。

倪匡的腦筋有時候眞是有點兒匪夷所思，假扮高彩虹的曼中尉，面對電腦的不停讚

美時，竟然春心蕩漾，低聲表示「我會永遠陪着你的。」

一場風暴終於安然渡過。

人腦總算戰勝電腦。

讀者在讀這段情節時，十之八九會爲緊張的場面所懾住，震慄、驚悚，心想，萬一有一天發生了同樣的情形，豈不太危險了嗎？

倪匡寫「筆友」，動機如何，只有他本人知道，但根據字裏行間的隱喻，不難知道他是在憂慮萬一電腦的思想範疇，逸出了人類的思想範疇之外所會帶來的惡果。

人的聰明往往會自食其惡果，這大概正是「筆友」的主旨。

結論

外國諺語有一句叫做（Happy Ending），中文大約便是「苦盡甘來」的意思。

跟其他的科幻小說不一樣，「筆友」除了諷刺性強之外，還有一個十分歡樂的結局——高彩虹終於找到了新的對象，他便是身形高大，皮膚黝黑，英俊的軍事基地聯絡處的麥隆上尉。

倪匡對高彩虹的心理遞嬗底描寫，在「筆友」裏一直沒有放鬆過半步，即使到了結尾，仍然沒有放過。

衞斯理回家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彩虹，將一切經過，原原本本告訴她。不料彩虹聽了，一點傷心的表示都沒有，原來她已有了新的男朋友——麥隆上尉。

這條小小的尾巴，正好寫出少女的感情是怎樣的千變萬化，尤其是所謂「筆友」愛情，更不可靠。

衞斯理早知高彩虹這樣善變，就毋須這樣遠赴重洋的去走一遭，那樣，當然就不可能有「筆友」這篇小說了。

第六章　鬼子

「鬼子」是一篇怎麼樣的小說呢？

讀者看了後，相信都會有這個疑問。

本來，倪匡寫的是科幻小說，「細看」要談的也是科幻小說，「鬼子」既然名列榜上，那麼自然是科幻小說，難道還會是別的嗎？

但是，若依照「鬼子」的內容體裁分類，似乎不可能把它列入「科幻小說」的範疇裏，因爲既無「科學」，亦未必「幻想」。

照這樣講，「鬼子」似乎不是科幻了。

然而，倪匡卻偏偏把它當作科幻小說叢書之一類出版。明河社的「鬼子」是作爲衞斯理科幻小說全集之二十來出版的，顧名思義，無論是作者本人，或出版社都把「鬼子」看作是科幻，這倒把我這個寫「細看」的人搞得迷糊了。

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鬼子」，也不知道倪匡寫過「鬼子」這篇小說。

我知道有鬼子，是溫瑞安兄告訴我的。

有一個下午，跟溫瑞安喝咖啡，談到倪匡的科幻小說，他發表了很獨特的見解。

要知道，溫瑞安是一個十分率直的小伙子，不喜歡打辯，他認爲倪匡的科幻小說，有的寫得很好，有的寫得很壞，水準差別很大。

我對倪匡的科幻小說自問也有點研究，當下便跟他討論了起來。

溫瑞安侃侃而談，表示倪匡科幻小說的優點是往往開首有一個離奇曲折的故事，但往往到了結尾，又頗難自圓其說。

像「屍變」，便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我同意溫瑞安的看法，「屍變」的確是一篇很失敗的作品。

還有「第二種人」，兜來兜去，令人不耐。

但是，倪匡的科幻小說，好起來又是好得驚人。

像「尋夢」，結構綿密，無懈可擊，就說因果循環，結局出人意表，比起「屍變」

、「第二種人」，使人簡直以爲是出自兩個作家之手。

還有「無名髮」，意境深遠，簡直便是文學的作品。

溫瑞安說：「一個作家的作品當然不可能每一部都會突出，但像倪匡那樣相距如此遠，卻是少見的。」

倪匡的科幻有這種情形，照猜測，有可能是他要寫的東西實在太多，負荷過重，所以有時候便會力不從心。

倪匡自己也知道這種情形，有一趟，他對我說：「小弟，我在『東方日報』的那篇『海異』，你看了沒有？」

我搖搖頭，因爲我很少看「東方日報」。

他十分高興地道：「好，你沒看就好了，寫得不大好，所以我把它結束，寫過另外一篇。」

然而，倪匡不大喜歡改寫作品，他不像金庸，喜歡改改寫寫，要他像金庸那樣，把所有作品從頭修改一遍，倒不如叫他創作新的小說，所以明知有些小說不好，像「鑽石

花」，他都讓它出版了。

倪匡認爲改的東西未必一定好，正如西裝，改過了，不一定稱身。

他說：「道理是對的，他也勸過我，作品不一定要改，不過，一部作品裏面有了這種毛病，下一部就千萬別再出現，壞的那本，就由它去吧！」

不知怎的，話題終於兜到「鬼子」這本書上。

溫瑞安問我看過了沒有。

我回答說沒有。

他臉上露出失望神色，道：「怎麼你研究倪匡的科幻，竟連『鬼子』也沒看過呢？這麼好的小說，不看過，是罪過呢！」

我吃了一驚，立即去書局準備買「鬼子」。

書局的人告訴我，這本書已經絕版了。

再找到明河社去，所得到的答覆跟書局一樣。

這時，我才知道，「鬼子」一定十分暢銷，否則就不會斷市了。也因這樣，一直耿

耿於懷。

二月底，倪匡要去夏威夷，離港前有點事找我到他家裏商談，我在客廳的書柜裏看到了「鬼子」，向倪匡要了。

倪匡在「鬼子」的書扉上題了字，送了給我。

回到家裏，立即一口氣看了。

我從不想到「鬼子」的篇幅是那麼短，大約只有四萬字，跟「筆友」差不多，以言篇幅，頗令我失望，喜歡一本小說，總希望它越長越好，太短便不夠癮了。

事實上，「鬼子」可以寫得更長一點，但倪匡可惡，竟然以「世界上不可能有地方發表這樣粗暴兇殘的文字」爲理由，未曾按計劃寫。

篇幅雖短，所引起的冲擊卻大。

我在日本東京生活過，換言之跟日本人有過很接近的接觸，他們給以我的印象是溫文有禮，舉止高貴，並不像想像當中的那般兇殘成性，所以，在留學期間，我甚至懷疑中日抗戰時期，侵入中國的日本人，是不是就是我們見到的那羣日本人。

但歷史是不容歪曲的，日本人在侵略中國的時候，的確暴露了他的醜惡的一面，尤其是南京大屠殺，到底戮殺了多少中國同胞，至今仍是一個謎。

南京大屠殺，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慘痛的一頁。

而「鬼子」要接觸的題材，正是「南京大屠殺」。

一看到這五個字，任何人都會不寒而慄，只要閉上眼想起當時的情景，任誰都會駭然。

「鬼子」既寫南京大屠殺，駭人之處自然可期。

那麼，它是否科幻小說這一個問題，也大可以擱置一邊，暫且不論了。

更何況，作者、出版社都把它當作科幻小說了，硬要爭辯，豈不是太不識相了嗎？

還是來談「鬼子」吧！

釋名

什麼叫做鬼子？

倪匡開宗名義，有很好的解釋。

「『鬼子』這個篇名，很有點吸引力，一看到這兩個字，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鬼的兒子』，那自然是一個恐怖神秘的故事了。

然而，我必須説明，我承認這是一個相當神秘，也有着若干恐怖意味的故事。但是在這裏，『鬼子』卻並不是『鬼的兒子』之意，而是指日本鬼子而言。

中國歷來受外國侵略，中國人對於侵略者，也有各種不同的稱呼。俄國人是『老毛子』，助紂為虐的朝鮮人是『高麗棒子』，台灣人叫荷蘭人為『紅毛鬼』，而為禍中國最烈，殺戮中國老百姓最多的日本侵略者，則被稱為『日本鬼子』。」

顯然，「鬼子」是一種不雅的稱呼，含有敵視的意味，時至今日，仍有不少香港人，見到日本遊客，會鄙視地罵道「死噄頭」，「噄頭」是廣東人罵日本人，意思跟北方人的「鬼子」沒有任何分別。

神秘的故事

本來不打算複述「鬼子」的故事，但回心一想，不稍作交待，談起來大概會很不方便，因爲我相信有許多喜歡倪匡科幻小說的讀者未必看過「鬼子」。因爲在所有倪匡的科幻小說裏面，「鬼子」並不太過出名。

「鬼子」的故事，誠如倪匡所說是「一個相當神秘，也有着若干恐怖意味」。故事開始時，是一個熱天，衞斯理在大酒店喝茶後，準備離去，不料就在大堂門前遇見了一個受驚的日本人鈴木，向他撞了過來。

衞斯理出手救了鈴木。他發現鈴木是在看到導遊小姐唐婉兒才產生那種怪現象的，於是便對鈴木進行調查。

鈴木對衞斯理的態度十分惡劣，顯然是有隱秘不願讓衞斯理知道，衞斯理鍥而不捨地追踪到日本，偷進鈴木住宅，發現鈴木對着一個包裹膜拜。

衞斯理跟私家偵探藤澤偷了包裹，發現裏面只有兩件舊衣服，心裏納罕，不知鈴木

因何如此做。

衛斯理在其中一件軍服上面發現了「菊井太郎」的名字，便進行調查，終於發現鈴木便是菊井。

衛斯理採取單刀直入的手法，緊逼鈴木。

鈴木終於崩潰，把眞相和盤托出。

原來，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他强姦了一個分娩不久的女人，而這女人有可能正是唐婉兒的母親。

「鬼子」的故事，精采處倒不在於它的恐怖曲折，而在它暴露了歷史的殘酷現實。

小說裏引用了鈴木的戰時日記，眞是看得人不寒而慄，簡直連飯也吃不下。

在倪匡所有的科幻小說裏面，怕沒有一部比「鬼子」更能令讀者心寒的了。

「鬼子」其實是鈴木一個人的故事。

先看鈴木的身份。

鈴木年五十二，是鈴木電子組合的總裁。他的廠出產電子計算機中的精密零件，全廠有一千名工人，是日本工業界巨子。

這是鈴木正面的身份。

背面是，在大戰之前，是一個流氓，後來從軍，曾在中國各地作戰。

如果人的過去會影响一個人的將來，那麼倪匡要說的便是在鈴木身上會有一段可怕的暴戾之氣，不管他目前是什麼身份。

倪匡把這一項論斷，通過鈴木見到唐婉兒，受到衞斯理的盤詰時，盡量發揮出來。

衞斯理跑到酒店房間去找鈴木。

鈴木一見衞斯理，就表現出不友善的態度。

「我站了起來，冷冷地道：『鈴木先生，如果你在逃避什麼，那麼，就算你回到日本，也是逃不過去的！』

如果說，我以前的話，給鈴木有刺激的話，那麼，這種刺激，和現在的情形相比較，簡直完全不算得什麼了。這時，我的話才一開口，鈴木的雙手，陡地一分，那張報紙，已被他撕成兩半。他的人也立時地站了起來，雙眼瞪着我，面肉抽搐着，他的那種神情，實在駭人之極。」

接住，鈴木的暴戾之氣便發作了。

他突然一聲大喝，一掌向衞斯理劈去。

衞斯理身手雖快，但是左腿仍然讓鈴木的左腳踢中了。

要注意一點的是，衞斯理在倪匡筆下，是一個武功超卓的人，居然讓鈴木踢中，那正暗示出鈴木曾經習過武。在這裏，倪匡已隱隱指出鈴木以前可能當過兵了。

爲了更進一步向讀者透示，下面的打鬥場面，倪匡這樣寫——

「可是鈴木一點也沒有停手的意思，他繼續狂吼着，順手拿起一張椅子，雙手握着椅脚，向我直劈了過來。看那種情形，像是他手中握的，不是一張椅子，而是一柄鋒利的大刀一樣。」

什麼人會手握大刀？

除了武士，便是軍人。

到了這裏，鈴木過去的軍人身份已是昭然若揭。

在酒店房間的打鬥，鈴木的表現完全不是一個正常的人，「他面上的肌肉，不住跳動着」。

讀者諸君，閉目想想，一個人面上肌肉，不住跳動，會是一個什麼模樣？

鈴木的恐怖，在飛機上表現得最怕人。

「他陡地站起來，尖叫了起來。他發出的那種尖叫聲，是如此淒厲可怖，艙中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在那一剎間，我也不知該如何才好，只好手足無措地望着他。

……這時鈴木的情形更可怕了，他不但吼叫着，而且，還發出濃重的喘息聲，那被他推倒的機員還未曾起身，鈴木已突然跳過了他，向前衝去。

……那幾個日本人一起奔向前來，鈴木大叫着，雙手揮舞，向前攻擊。

……鈴木揮手一攻擊，那幾個日本人，簡直連躲避的餘地都沒有，只好捱打……」

後來鈴木終於爲衞斯理制服，結束了飛機上的一場鬧劇。

倪匡接二連三安排鈴木失常的情節，一方面是爲讀者製造恐怖的感覺，一方面是鋪陳揭發鈴木內心秘密的伏筆。

一個人斷無理由無故失常。失常當然是有跡可尋。

不獨衞斯理明白，讀者也明白，在鈴木身上到底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這秘密當然跟鈴木突然失常有關。

私家偵探藤澤

「鬼子」裏面出現了一個東洋神探藤澤。

藤澤是全日本有名的私家偵探，跟衞斯理合作過，卻並不相熟。

看到藤澤這個人，倒使我想起了「連鎖」中的那個偵探健一，倪匡似乎很喜歡寫日

本偵探這一類人物，當然，藤澤跟健一是不同身份的人，遭遇也不相同，把他們拉在一起，完全是一時想起來而已，略過不提。

藤澤是接受了鈴木的委託，要衞斯理不再去騷擾他。

這簡直是慾蓋彌彰，明眼人也會看出，鈴木是在逃避。

可以說，藤澤的出現，更加强了衞斯理去揭示眞相的決心。

藤澤聽了衞斯理要追查鈴木的理由後，同時他也動了好奇之心，於是便發生了兩人同時偷入鈴木府邸的場面。

那場面給倪匡描寫得精采絕倫，忍不住又要抄下來。

「當我來到了供桌前，手按在供桌上的時候，突然之間，供桌像是向前移了兩吋。

那絕不可能是我的幻覺，而是供桌真的移動過了。

屋子中黑成一片，我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在那一剎間，我不禁毛髮直豎！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我突然感到，隔着供桌，有一個人站了起來。

我真的只是『感到』，而不是看見！

因為天色黑，我根本看不見，因為供桌不過兩呎來寬，在供桌之後，陡然多了一個人，我可以感覺得到！

我不禁僵住了！」

在黑暗的環境當中，尤其是一個人以爲只有自己一個人在的時候，突然發現多了一個人，那種震憾眞非筆墨所能形容。

但是，這個恐怖的場面，倪匡結果用喜劇的手法來把它結束掉。

當衞斯理發覺對手是藤澤時，兩人都不禁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

藤澤出現的作用，無非是加速衞斯理追查的決心，同時，倪匡也借題發揮，把日本人痛罵一頓。

衞斯理跟藤澤偷了鈴木供桌上的包裹，回到藤澤的辦事處研究。

兩人爲了中日戰爭，展開辯論。

「我吸了一口氣，道：『藤澤，鈴木以前當過軍人——』

藤澤嘆了一聲，道：『像他那樣年紀的日本男人，幾乎十分之八，當過軍人，別忘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死的軍人，便接近四百萬人！』

我沉着聲，道：『這是侵略者的下場。』

藤澤的聲音，帶着深切的悲哀，道：『不能怪他們，這四百萬人，更多的軍人，他們應該負什麼責任？他們只不過是奉命行事。』

……我的聲音變得很憤怒，大聲道：『藤澤，戰爭不包括屠殺平民在內，我想如果你不是白痴的話，應該知道日本軍人在中國做了些什麼？』

……藤澤緩緩地道：『你也知道，戰後，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松井石根、坂恒征四郎、廣田弘毅等七個，對戰爭要直接負責的七個人，都已上了絞刑架。』

我冷冷着，道：『他們的死太有價值了，他們的性命，一個竟抵得上二十萬人？』」

這一句眞是說得淋漓痛快，把藤澤罵得連吭氣的份兒也沒有。

藤洋給衞斯理罵完，便再也沒有作用，是以後半，他的出場與否，跟整個下半部的故事都沒有什麼重大關係了。

軍服與「陰丹士林」

「陰丹士林」這個名詞，年輕的讀者一定沒有聽到過。

這是一種抗戰時期十分流行的布料，淺藍色的布質，當年在大後方十分盛行，許多年青女性都喜歡穿着。

不過，正如倪匡所說「這種有質的旗袍，至少已有二十年以上沒有人穿着了。」以致在今日再看到這個名詞，頗使人有着隔世之感。

「鬼子」全書裏的秘密，關鍵全在軍服與陰丹士林旗袍上面。

軍服是日本人菊井太郎的，但旗袍又是誰人的呢？

軍服跟旗袍上面都有血跡，不過已是黑褐色，顯然已經歷過一段時期了。

這兩襲衣服，看似普通，但衞斯理揭破鈴木的秘密，完全靠這兩件衣服。

鈴木的包裹裏有陰丹士林旗袍和軍服，足以說明兩點：

（一）鈴木當過軍人。

（二）鈴木認識一個中國女人，他去過中國。

這是十分寶貴的綫索，衞斯理立刻向「戰時檔案清理辦事處」翻查檔案。

如果要批評「鬼子」這部書的缺點，唯一令人非議的地方便在翻查檔案這回事上了。

衞斯理在鈴木的軍服上發現了「菊井太郎」這個名字，憑衞斯理那樣的頭腦，應該知道菊井太郎有可能便是鈴木的眞正名字。

熟悉日本事物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有改名的習慣，他們喜歡過房，所以往往兒子跟父親不同姓。

鈴木在戰前是一個流氓，那麼難保戰後發迹，不改名換姓。

所以，衞斯理應該先查菊井的檔案，而不必亟亟翻閱鈴木的檔案，這樣做法，顯出衞斯理實在太蠢了。

讀者會喜歡愚蠢的衞斯理嗎？

軍服與旗袍，讓衞斯理終於揭穿了鈴木的眞正身份，他是京都一家中學的學生，在

學時，品學兼優，家庭小康，他離校考進了軍官學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作爲少尉軍官，被派入軍隊。

在軍隊中的第一程，他就被奉派來華作戰，很快就升爲中尉，再被升爲上尉，他是以日本皇軍上尉的身份，率隊進入南京的。

換言之，他參加過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年前，由於日本文部省竄改歷史，引起東南亞各國公憤，齊起討之，許多日本侵華的紀錄片乘機推出，其中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珍貴鏡頭，都一一出現銀幕上，讓人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臉孔。

據歷史紀載，「南京大屠殺」中，死在日本皇軍利刀和槍彈下、死在日本皇軍活埋下、死在日本皇軍縱狼狗活生生咬死、死在日本皇軍用鐵綫將人綁成一串再通電、死在

日本皇軍的輪姦、剖腹、死在日本皇軍種種殘酷的手段之下的中國老百姓，至少超過四十萬人。

電視台曾訪問過劫後餘生的南京居民。

據居民透露，日本皇軍把俘虜的中國軍隊綁在地上，用軍車輾過。

總言之，在「南京大屠殺」中，日本皇軍想盡了所有方法去殺戮中國同胞，甚至於比賽誰殺人最多。

這種喪盡天良的暴行，倪匡在「鬼子」裏都曾提起過，委實令人噁心之極。

衛斯理在菊井太郎的檔案上，看到了他和「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本間雅晴一起合照，於是更肯定鈴木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瘋狂殺戮。

事情到了這個階段，讀者大約都已抓到了一點眉目，鈴木一定是在南京做了壞事，良心受到責備，才會偶然失常。

是什麼壞事？當不離姦淫擄掠。

然而，眞相如何，倪匡一直在賣關子，到最後，才眞相揭露。

真相跟一本日記有關。

血淋淋的日記

日記是鈴木，不，是菊井太郎的日記。

這部日記記載了菊井在南京大屠殺裏的一切罪行。

倪匡在「鬼子」中這樣寫着——

「這本日記所記的，只不過是一個月之內的事。菊井太郎或許是有着相當深遽的文學修養，或許是由於事實實在太殘酷，他只不過是照實記了下來，就使人看了毛髮直豎，遍體生寒。

而無論如何，要將他日記全部翻譯出來，那是不可能的事，並不是我沒有這個勇氣，而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容許那樣血腥野蠻的文字和公眾見面。」

菊井的日記，記載了他曾強姦過一個女人。

「沒有人回答我，我逐間房間搜索着，終於撞開了一扇房門，那女人縮在房角，我真幸運，那女人年紀很輕，雖然面無人色，但的確是個美女，我一步一步走近她，拉住了她的頭髮，她尖叫了起來。

「椿大尉的話不錯，正常的方式，我們反倒不習慣了，她的尖叫聲，引起了我極大的衝動，我開始動手，將她的衣服剝下來……」

菊井的日記中，記載了接下來的三天中，如何用種種方式，凌辱、折磨那個女人，而最後將她殺死。

「我站在那女人的屍體前，她已經不是人了，只是一堆血肉，很多地方燒焦了，不過，她的臉還是完好的，她很美麗，那蒼白的臉看來相當平靜，使我戰慄，我害怕什麼？我是征服者，我還要去找別的女人，還要繼續殺人，我是征服者。」

這一段日記，正暴露了鈴木這一個侵略者兇殘的心理。同時，也揭示了，鈴木所強姦的那個女人，有可能便是唐婉兒的母親或親人。因爲唐婉兒的面貌，和那個女子十分

近似，所以鈴木在看到唐婉兒，便會產生驚慌。

在他的心裏，自然以爲那女人的鬼魂出現了。

爲了進一步肯定這個說法，倪匡假設那女人是唐婉兒的一個「遠親」——唐婉儀是南京人，以唐婉兒的年齡推算，她那時候，正是嬰孩。

在菊井的日記中，寫明那女人分娩不久。

如此引申，唐婉兒有可能便是那個女人的女兒。

但倪匡偏偏要說是「遠親」，這眞令人摸不着頭腦，幾時，倒眞想聽聽倪匡的意思了。

天良發現

鈴木的反常行爲，明顯是由於他的天良發現，他忍受不住心理煎熬，所以不時聽到

那女人的尖叫。

他不斷向包裹膜拜，是爲了要贖罪。

倪匡寫道——

「沒有人知道他（鈴木）的過去，他已經變成一個成功的工業家，但是，他自己是知道自己的過去的，他始終擺脫不了過去野蠻殘酷行為的陰影，他感到要作為一個正常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天良發現的結果，便是引咎自殺。

鈴木死了，故事可以結束。

但倪匡仍不忘畫龍點睛的一筆。

藤澤匆匆走到衞斯理下塌的酒店來向衞斯理報告鈴木自殺的消息。

他似乎有點不滿意鈴木的自殺方式，道：「他為什麼自殺？真洩氣，他竟不是用傳統的切腹自殺，而是上吊死的。」

對這番說話，衞斯理的第一個反應，是想「用生平最大的力量，狠狠地擊向藤澤。」

爲什麼？

因爲藤澤的一番話正反映出武士道精神並未在日本人心目中泯滅。

觀乎近年日本對亞洲各國所推行的經濟侵略，誰敢說大和魂已滅呢！

尾巴

「鬼子」的評介寫完了，一萬字，兩個鐘頭不到便完卷了，這是我寫得最快的速度。寫的時候，內心澎湃，彷彿有一股浪濤在我心裏翻騰，起伏不定。

「鬼子」除了翻查檔案，多走寃枉路的缺點外，大體來說，尚算完整。不過，它的優點，倒不在乎它的寫作技巧，甚或曲折的情節上，而是向我們提示了一點，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猶未熄滅，隨時捲土重來。

我心情的澎湃，大抵是由此而起的吧！

在本章開頭的時候，曾提過「鬼子」不能算是科幻小說。

倪匡也想到了這一點，因此在「鬼子」完了後，特意拖一條小尾巴，作適當的解釋。

朋友問倪匡，「鬼子」怎算是科幻小說。

他笑了一下，道：「誰說不是幻想小說？我在小說中，寫一個日本軍人因爲曾參加南京大屠殺而感內疚，而感到恐慌。甚至終日跪在供桌之前，受痛苦的煎熬，可是事實上，你們見過這樣有『良心』的日本鬼子麼？你們見到的日本鬼子，不是到現在還在張牙舞爪的嗎？」

來客語塞，而「鬼子」畢竟是幻想小說！

倪匡注意，你只承認是「幻想」，而不是『科學幻想』，可見「鬼子」實在不能算是科幻小說。

既不屬於科幻，緣何又要在「細看」一書裏長篇大論的談論呢？

理由簡單之至，乃是因爲它太好了。

第七章　創造

看「創造」，還以爲是「合成」的翻版。

因爲它們有相同的故事，同樣用改造人類作爲主題。

而同樣招致了可怕的後果。

但若細看，「創造」不同「合成」，它比「合成」更多了一層含義，換言之，要比「合成」更有深度。

「合成」的好處在於它對阿昆這個可憐的白痴的同情。

「創造」則不同了，它沒有「同情」，只有「冷落」，它嘲笑了人類的劣根性，竟然越改越糟。

世界上的人類是否眞如倪匡所寫的那樣醜惡呢？恕我無法作答。

但是，「創造」裏面經過創造的人物王亭，本身只是一個小劫匪，惟經過潘仁聲博

士夫婦的精心改造後，變得更爲窮凶極惡、陰險奸詐，手段之狠，簡直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創造」在某種程度上，跟「筆友」一樣，是諷刺性的小說，而且是「冷嘲」，不是「熱諷」。

看「創造」，讀者是不會愉快的，儘管它的故事是如何曲折，佈局是何其精妙。「創造」充滿了灰色、悲觀，這是倪匡的哲學，近年越發濃厚。

「創造」雖然是他早期作品，卻已是有迹可尋。

偵探小說乎？

一翻「創造」，立即有一種「這是偵探小說」的印象。

小劫匪王亭躲在銀行，準備向提款的顧客下手。

最後，他看中了一個老婦，於是跟踪，準備下手。

一直跟到小巷，王亭急步奔上去，準備下手，不料，老婦反過身來，手上多了一根手槍，王亭反然受制。

接住，一輛汽車駛到巷口接應，把王亭接走。

從此，這世界上再也沒有王亭了。

這不是偵探小說是什麼？

劫匪跟踪銀行顧客，準備下手反受制，已是一大意外。

而對方居然綁架小劫匪，那簡直是匪夷所思。

小劫匪哪有錢？顯然綁架目的不在於錢。

那麼，又是爲了什麼呢？警方也搞胡塗了。

起初，警方懷疑王亭是欠了黑社會的債才被綁去，但立即又推翻這個推測，因爲王亭當時正在做買賣，黑人物沒道理對付他。

既然不是黑社會，誰會去綁一個窮光蛋的劫匪。

看到這裏，大家都會覺得疑雲重重。

一直到這裏，「創造」都沒有一點科幻小說的氣味。

而偵探味道卻反而越來越濃厚。

王亭失踪案件，已成爲懸案。警方也不再去追查了。

但是高潮起於衞斯理的出現於高級知識分子俱樂部裏。

衞斯理給會員們纏住要講故事。

他講了王亭的故事，表示有可能是太空人劫走了王亭回星球去研究。

於是，有人提起了銀行的老婦。

「老婦」是懸案的一個重要綫索，倪匡在這裏佈下了伏筆——「當那位先生在向我發問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將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自然要聽取我的回答，可是我還沒有開口，突然聽得一個角落中，傳出了一下低呼聲來。」

別看輕這一下低呼，這是全書的轉捩點，沒有這一下低呼，書便無法寫下去了。

低呼聲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的夫人王慧博士。

當時，衞斯理的心裏已起了疑，卻沒有講出來。

後來，潘博士夫婦要早退了。

而衞斯理亦離去。

但是，在街道上，衞斯理偷聽到潘博士夫婦兩人的談話。

——王慧博士又嘆了一聲，道：「仁聲，我們怎麼辦？」

接着，便是潘仁聲博士的聲音，道：「我們現在是騎虎難下了，何況我們的研究，也已到了將成功的階段，怎麼能夠放棄？」

到了這裏，聰明的讀者，大約會猜想到，王亭失蹤一定跟潘博士夫婦有關。

倪匡當然料到讀者會猜想到，所以他就安排衞斯理夜訪潘博士家，而第二天，潘博士夫婦卻遇害身亡，衞斯理成爲唯一的可疑人物。

後來，警方在潘博士夫婦的家裏發現了王亭的指紋，證實王亭的確生活在潘博士家中。

於是，王亭便有可能是殺死潘博士夫婦的兇手。

情節發展至此，無疑是一篇上佳偵探小說。

接住衞斯理捉住了王亭。

王亭矢口否認殺人，而只供稱他是潘博士的實驗品，獲得了成功，所以潘博士夫婦要再接再勵，去搶了一個阿飛回來繼續實驗，不料那阿飛卻向潘博士夫婦侵襲，將他們殺死。

由於改造過的王亭，顯得學識淵博，便連衞斯理也給他瞞過。

但王亭的奸計卻爲心細如塵的白素識破。

結果王亭被送進了醫院。

整部「創造」的情節，都是在迂迴曲折底下進行的。高潮一個疊着一個，令人沒有喘氣的餘地。

「創造」是揉合了推理與科幻各項特點的小說，倪匡雖然頗多類似形式的小說，卻以「創造」最爲成功。

偉大的實驗

「創造」裏面描寫到江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工作，似乎比「合成」的那種移植人猿腦子進入人腦裏更偉大。

潘博士的研究目的，是要找出一個人之所以犯罪，是因爲犯罪者的腦部組織中，有一種令人犯罪的因子存在，所以就需要一個罪犯，在這個罪犯的腦中找到這種犯罪因子，再找出遏止它們活動的辦法。

於是，他們揭開了王亭的頭蓋骨，進行改造。同時，眞的得到了成功。

根據王亭的口述，潘博士夫婦將這項創造手術施諸他身之後，他的一切思想都改變了。

因爲潘博士夫婦已成功地將聯結培養犯罪因子的激素系統截斷，所以，王亭變成了一個有思想、有學識的人，而不是胆小的劫匪了。

到底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目前爲止，當然沒有可能。講句笑話，要改變人的思想，目前只有一個辦法，便是叫他信教，無論什麼教都可以，只要入迷，思想便可以徹底改變，壞人變成好人。

但是，要動用到科學，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然而，倪匡的科幻小說的優點，便正在這裏。他的小說往往寫一些人們不留意的事，像改造人的思想，看似不可能，難保有一日，成爲了事實。

十九世紀末期，法國的科學幻想作家寫了許多人類征服太空的故事，當時被有識之士斥爲妄想，不料，不到一百年，竟然成爲事實。

所謂「科幻」多少要帶幻想，只要有科學根據，未嘗不可大事發揮，不然，像台灣某些科幻小說那樣，樣樣都有板有眼，學術味濃則濃矣，閱讀性則相應減弱了，只可稱之爲科學小說，而不能叫做「科幻」。

不知讀者有沒有注意到一點很特別的事項，就是倪匡往往誇張白素的精明。倪匡夫婦的感情一向很好，我不止一次地認爲，倪太便是倪匡心目中的白素。雖然沒有向倪匡問過這個問題，相信他不會反對吧！

白素的精明、細心，在「創造」裏面有進一步的描寫。

傑克上校跟衞斯理聽到了王亭的敍述後，大致相信了王亭的口供，認爲王亭不是兇手。

白素把王亭所說的一切錄了音，請傑克上校、衞斯理重聽一趟。聽完，傑克上校立即就想派人去捉那個小阿飛。

白素阻止了他，並且認爲潘博士的手術並沒有成功。

讀者看到這裏，自然是嚇了一跳。

怎麼不成功呢？王亭文質彬彬，簡直脫胎換骨，難道還不能證明潘博士夫婦手術的成功？

白素這樣解釋——「**潘博士的目的，本來是想找出人腦中的一種被他稱為『犯罪因**

子』的東西，加以消除，使得一個罪犯，變為一個好人，但是結果他卻是使一個小罪犯，變成一個更狡猾，更兇惡的大罪犯。」

何解？

白素道：「第一，這樁兇案顯然是一件有預謀的案子，看來，兇手的行兇方法，像是猝然衝動之下做出來的，正符合王亭的說法，但是事實上，卻是有預謀的，試問：潘博士夫婦研究的紀錄，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還有——「王亭將自己形容為一個說謊也不會的完人，一個這樣的完人，在兇案發生的時候，就應奮不顧身地去阻止那少年行兇，阻止不了，就應該報警，絕不會逃走，也不會逃到舊日的情婦家中，更不會有人去找他的時候跳窗，和人打架。」

眞是心細如塵，兩個大男人傑克上校與衞斯理都變成沒話可講了。

後來，衞斯理跟白素看到了潘夫人王慧博士的日記，日記清晰地記載實驗進行的情形，證明實驗是成功的。

但白素卻認爲是失敗。

衞斯理百思不得其解，問白素。

這裏，白素的精明又大大的有機會發揮了。

白素道：「我說他們失敗，是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而言的，在他們的立場而言，他們成功了。」

接住她解釋——「問題在於潘博士夫婦，他們是不是好人？他們的腦電紀錄像曲綫，是不是好人的紀錄曲綫？」

這一句對白，是「創造」中最精采的部分，堪稱「畫龍點睛」，把整篇小說都映照得燦然生輝。

他們佈下圈套，讓搶匪上了他們的鈎，成爲他們的實驗品，這種深謀遠慮、殘忍、不顧一切後果、豹子狠心的性格，根本就令人感到齒冷。

所以他們所改造的王亭，同樣擁有着他們的性格，變本加厲，靑出於藍，把他們殺死。

從這段描述看來，白素的智慧的確比衞斯理高超得多。

寫到這裏，忽然有了一個奇怪念頭，覺得倪匡對女性的看法似乎極之「前進」。用「前進」這兩個字，是逼不得已的，因爲想不出有什麼比它更好的字。

許多寫小說的人，在小說中，往往把女人壓在一個很低的地位裏，即使目前，情形也沒有多大好轉。但倪匡寫白素，卻屢屢讓她將衞斯理比下去，可見倪匡對女性由始至終都有一份尊重。

可憐蟲王亭

「創造」裏面的人物，有幾個很值得談談。

王亭是其中一個。

王亭本來是一個小劫匪，沒胆子行劫銀行，只好向銀行的顧客下手。

同時還不敢向一百六十磅的大漢打主意，只好跟踪老婦。

可見王亭是一個既胆小而又卑劣的傢伙。

王亭有一個姘婦陸莉莉，在一家低級酒吧中做吧女，之外，他沒有其他的親人。

在人海茫茫當中，他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小人物。

但是，當他跟踪着這個老婦（王慧假扮），受到綁架，他的生活便起了改變，從一個無知、愚昧，胆小的小人物，變成有教養、聰明，胆大心細的窮兇極惡的傢伙。

他殺死了潘博士夫婦，自己也受刑，臨死還執迷不悟，看似頑劣不堪，其實，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可憐蟲，他的命運由始至終操縱在人的手裏。

小劫匪時期受制於黑社會。（黑社會逼他還債）

遇綁後，受制於潘博士夫婦。

他只是一個木偶，沒有主宰權。

恕不客氣地講一句，「創造」裏最壞的人物，倒不是王亭，而是這對受過高級教育，所謂著名生物學家的潘仁聲夫婦。

不知怎的，每讀一遍「創造」，對潘仁聲夫婦的憎惡便多添一分。

這兩個人簡直是人類的渣滓，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你看，他怎麼對付王亭。

先是由王慧扮老婦引他上釣。

然後是揭開他的頭蓋，進行實驗。

他們讓王亭睡冰床，再在那張特製椅子上足足坐了兩年。王亭受盡折磨。

而這些折磨卻是潘博士夫婦所賜予的。

他們有什麼權力這樣做呢？他們自己知道沒有權，所以便進行綁票。

而王亭正是他們所需的對象。

沒有他們，王亭頂多是搶劫，不致殺人。但是，經過改造，反成了窮兇極惡的人。

潘博士夫婦可厭之處，不單在他們的不擇手段，他們的虛僞也是令人受不了的。

衞斯理跟踪到潘家，打聽一切，潘博士還要假意敷衍，到了衞斯理逼得緊。

潘博士便攤牌了——「你應該知道，我的研究工作，是絕不喜歡有人來打擾的，請你原諒！」

私底下幹了這麼多的壞事，還要擺出一副學術權威的樣子，你說虛偽不虛偽。

就連潘夫人也是頂虛僞的。

她對衞斯理說：「我們現在研究的，是一個人類從來也未曾研究的大難題，衛先生，我向你請求，別打擾我們。」

這對夫婦眞可稱得上狼狽爲奸了。

疑陣

重看「創造」，除了對潘仁聲夫婦加添更大的憎恨外，卻又看到了不少有關「創

造」的優點。

前面說過，「創造」跟「合成」有很相似的地方，同樣是一個科學家要改造人類的腦袋。

但比起來，「合成」裏的裴達教授，就遠不如潘仁聲夫婦那麼討人厭了。其實，裴達教授的所作所爲，其卑劣處，並不比潘博士夫婦差，爲什麼又會令人產生厚此薄彼的念頭呢！

道理簡單，那是倪匡對裴達教授落墨不多。

在「創造」裏，潘博士夫婦的出場機會很多，而跟衞斯理也有過幾趟交談的機會，通過他們的出場以及對話，就更突出了兩人的性格。

在「合成」裏，倪匡只不過讓裴達教授出一出場就死了，讀者印象不深，對裴達教授的憎惡，自然相應減少了。

這樣說，自然是倪匡在「創造」裏對人物的描寫遠比「合成」高明得多了。即使是王亭，寫得也比阿昆好。

「創造」裏，還有一段情節，是特別令人喜愛的，那便是傑克上校率隊來抓衞斯理，認爲他是兇手。

倪匡處理這個場面，十分高明。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天才亮。

我有時候睡得很遲才起身，但是有時，卻又起得很早。而每當我早醒的時候，我都喜歡到陽台上去，呼吸一口清晨的新鮮空氣。

那天，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拉開了門，站在陽台上，那時，天才朦朧亮，可是我才一站在陽台，就陡地一呆，因為我當時看到，在我家的門口，停着好幾輛警車，警員都下了車，一看到我在陽台現身，立時都躲到警車的後面去，看那情形，就像是我手中捧着一個火箭筒，會向他們發射一樣。

……正當我在莫名其妙之際，又是一輛警車駛到，那輛警車一到，幾個高級警官，一起跳了下來，其中有我的歡喜寃家，傑克上校在內。」

傑克上校出馬，情況當然不簡單。

但是，看到這裏，讀者仍然不會想像到會有什麼事發生。

倪匡繼續寫下去——

「傑克上校的話，也從傳音筒中，傳了過來，他的話，更令我啼笑皆非。他道：『衞斯理，聽着，你的住所已被包圍了，快將雙手放在頭上走出來，限你三分鐘之內走出來！』」

究竟搞什麼鬼？

原來衞斯理涉嫌謀殺潘仁聲夫婦。

讀者看到這裏，頓然愕了一愕。

愕一愕的原因，一是料不到倪匡會有這一下妙着。

其次，心裏會問怎麼會？

衞斯理案發前後的確去過潘博士家，但讀者看得分明，衞斯理並沒有殺人。

當然，這是故佈疑陣，讓讀者緊張一下，跟後面的情節並沒有什麼影响。

有些批評家，不大喜歡這種疑陣，認爲是微末的引人注意技倆。

事實不然，疑陣佈得好，對小說本身說來，可說是錦上添花。

傑克上校圍捕衛斯理，雷聲大雨點小，但這個疑陣的確佈得好，讀者自然要拍案叫絕。

「創造」裏，還有一次疑陣，是由王亭佈的。

他先否認自己殺死潘博士夫婦，然後拉出了小阿飛來做盾牌。

王亭告訴衛斯理——「在一個月前，潘博士夫婦，不滿意我一個人成功的例子，他們要再找一個人來實驗，而這個人，不只是一個小偷，或者是一個劫匪，他必需是一個窮兇極惡的殺人犯。」

王亭的疑陣佈得何其巧妙。因爲是殺人犯，在發狠時，才會動手殺人，如果像他一樣，連一百八十磅的大漢也不敢去劫，說會殺人，就不會有人相信了。

王亭一面表現出他被改造後的智慧，一面堆砌出小阿飛，疑陣成功，把衛斯理與傑克上校都瞞騙過去了，可騙不到精明的白素。

「創造」中的兩個疑陣，用得都很好。在其他倪匡的科幻小說裏面，並不多見，所

以特意在這裏摘錄下來談談。

倪匡的大意

講出來，也許沒有人相信，倪匡寫小說，有時很大意。

不知是不是連載關係，有時他會出現記憶錯誤的情形。

像「老貓」一書裏，木箱裏面裝的，起先說是六角形的盤，到了後面，忽地變成了八角形。

這烏龍還不大，最大的是在「合成」裏。

他竟然把傑克上校改爲中校了。

也許可以解釋，傑克中校是另一個人，但觀其言行舉止，又明明是常見的傑克上校，顯然是倪匡自己弄錯了。

這些都是小缺點，但作爲讀者，總希望可以改善。

問過倪匡這種事。

他呵呵大笑：「寫得太多了，寫得太多了，有時連老僕老蔡走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了。」

第八章　新年

「新年」這篇小說，有一個十分奇特的故事，寫人類因貪婪而過度追求物慾，結果連自我也迷失了。

這樣的故事，看起來很普通，外國小說裏面，類似題材多的是，但採用「科幻」手法來表達，倪匡似乎是第一家。不獨是第一家，而且寫得十分成功，令人看後，留有一種非常深刻的印象。

倪匡的科幻小說，在前面各章中已經說過，大約可分爲兩種，其一是純粹敍述故事，其二，是在故事背後還隱藏着一點寓意或哲理。

「新年」，從體裁來看，自然是第二種，不過，若論故事情節之曲折多采，也不下於第一種。

可以說「新年」是一篇成功的科幻小說。

年獸

「過年」是小孩子們最喜歡的節日，有糖果吃，還在其次，主要是有「紅包」可討，有了錢，最好的糖果都可以買，而且也可以放鞭炮，大凡不勞而穫的錢財，都是人所最渴望的，不然，香港流行的「六合彩」，每趟就不會有這麼多人排隊購買了。

「過年」是歡樂的節日，背後卻已體現出人性的貪婪，倪匡的「新年」，靈感是否由此而來，不得而知。不過，對「年」，卻有很好的解釋——

「據說，『年』原來是一種十分兇惡的野獸，每到了一定的時間，出來一次，見人就吃，所以到了這一夜，家家都不睡覺，防守着。『年』這頭兇猛的野獸，只怕紅色和吵鬧聲，所以家家的門口，都貼上紅紙，大燒炮仗。到了第二天，人互相見了面，看到對方還好端端地，沒有給『年』吃了去，於是互相拱手道賀，恭喜一番。」

「年」原來是兇猛的野獸，大概不是一般人所猜料得到的。

但是，「年」是什麼樣子的？像獅子，還是像老虎，卻沒有人能知道了。

或者，「年」根本是傳說中的野獸，事實上並不存在，正如倪匡說得好「因爲沒有人回答得出，所以也不可深究」，總言之，兇猛的「年」，到了現在，已變成歡樂的節日，在歡樂的氣氛裏，如果硬要插入令人噁心的傳說，那不是太過份了嗎！

有趣的故事

讀者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到，在本書裏，並不是每一章的開端，都對要談的科幻小說作出故事簡介的。原因是，倪匡有些科幻小說，讀者已是耳熟能詳，省略情節介紹，也沒多大影响。不過，「新年」這篇小說，大概看過的人不會太多，同時由於故事奇特，不妨稍作簡介。

「新年」一開始，便向讀者介紹了王其英這個人。

王其英是「新年」中的主角，同時也是一個無家可歸、棲宿街頭的流浪漢。

他「白天到處坐，到處走，到了晚上，就找一個隨便可以屈身子的地方躺下來」，這樣的生活當然是「苦不堪言」。

他靠施捨過活，沒有途人的施捨，他便會餓肚子。

一天，王其英又同樣在街上等待施捨了，忽然，有人朝他的帽子裏擲進了一柄相當長大的金鑰匙，同時還附帶一張字條，叫他十二點鐘之前去一個地方，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王其英拿着這條金鑰匙，心中十五十六，想去變賣，卻是連衞斯理在內，沒有人睬他，最後，自然是決定去探險了。

探險的結果令王其英瘋狂了，被抓進了警局，他向警方供述了他的一切遭遇，卻被傑克上校全盤否定，結果，只好由好管閒事的衞斯理來做聽衆了。

根據王其英的故事，他是拿着那柄鑰匙，跑到大廈樓宇面前，開門進去，結果得到了一條皮帶，裏面完全是鑽石，每一顆都是價值連城。

當然，王其英的故事，是十分難令人相信的，最後，只好由衞斯理親身去查探。

然而，查探卻是觸了礁，碰得一鼻子灰。後來，那個給予王其英鑽石的外星人終於出現了，向衞斯理說出他是想測探人類的貪慾程度。

結果，王其英得不到鑽石，而傑克上校卻因此而失踪，倪匡說，他或許是給「年」吃掉了。

這故事眞是十分有趣，外星人來到地球，並不像以往一樣，對人類的世界有什麼企圖，而只是想對人類作一種實驗，看看人的貪婪，到底到了哪一種程度。

通過如此一個設想奇特的故事，刻劃出人性的貪婪，不獨會發生在一個粗鄙的流浪漢身上，甚至一個克盡職守的高級警官傑克上校，也不能倖免。倪匡大概是想寫出，人性貪婪，是沒有階級之別的，不論是流浪漢、大富翁，都離不開貪婪。

故事的結尾，讓傑克上校自動失踪，留下一條令人嘆息的尾巴，爲整篇小說平添了一種無奈的氣味。

可憐的王其英

「新年」的主角是王其英。

王其英是一個流浪漢。生活可憐，不過，這僅指他物質生活而言。他的精神生活比他物質生活更要可憐萬分，他沒有朋友、受人鄙視，以致，他得到了一柄金鑰匙，向人兜售，也沒有人睬他。

「他一下子衝進了金舖，等到金舖中的所有人，都以一種極其異樣的眼光望着他，他才想起，自己破爛的衣服和黃澄澄的金子，實在是太不相稱了。

……他走向柜枱，笑了一下，道：『老闆，請你看看，這個有多重，值多少？』一個店員，仍然充滿了疑懼的神色，但總算伸手，在王其英的手中，取過了那柄鑰匙，在一塊黑色的石頭上，擦了一下，看着，神情更加吃驚，像是手中揑着的，是一條青蜈蚣一樣，忙又放在王其英的手中，道：『走！走！到別家去！』

王其英整個人都熱了起來，一定脹紅了臉，大聲道：『為什麼？我想賣給你們！』

宏亮的聲音更大，道：『我們不收賊——。』

王其英所遭遇到的，完全是不平等的對待。

這不公平的對待，純然，因爲他是流浪漢。

就連衞斯理也免不了世俗的眼光。

王其英遇到了衞斯理，要求他買金鑰匙，請看下面的描寫——

「王其英向我望了一下，忽然跟在我的後面，道：『先生，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

我望了他一眼，王其英已將那柄金鑰匙遞到了我的面前，道：『先生，請你看這個！』

我略呆了一呆，在他的手中，拿起那柄金鑰匙起來，一上手，就知道那是真金的，我又打量了他一下，雖然我沒有說什麼，但是臉上的神情，卻是很明顯的，所以王其英立刻道：『不是偷來的，只是——是人家給我的，隨便你給我多少錢。』」

但是，衞斯理卻自作聰明的斷定那是一個騙局。

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原因自然是王其英是一個流浪漢，倘然王其英是一個有地位的人，那就完全不同了。

倪匡不獨寫王其英、傑克的醜惡人性，有時，連衛斯理也給批判上了。

衛斯理不獨不買鑰匙，而且還冷言冷語地對待王其英。

「我態度仍然冰冷，道：『悉聽尊便。』

王其英苦笑了一下，道：『請你——』

看他的樣子，他像是想向我提出什麼要求，但是他只講了兩個字，就揮了揮手，道：『算了，現在，誰會關心一個陌生人，算了！』」

王其英去了那神秘地方，得到了四十八顆舉世無雙的鑽石，但是，他卻因此而瘋狂。求救無門，是王其英最大的悲哀，但是，更大的悲哀，還在後頭。

在描寫王其英探險歸來，擁有四十八顆大鑽石時那種心態，倪匡的筆觸極其細緻。

「王其英笑了起來，他笑得十分純真，好像人家相信他是一個富翁，比他是一個富翁更重要。

他一面笑着，一面神態顯得更神秘，道：『我已經是富翁了，他們不相信我，所有不相信我的人，我全要殺他們，用刀斬他們。』」

這正是典型暴發戶的心態。

以前認識一個靠地產發達的暴發戶，用魚翅來漱口，只喝湯而不吃渣，但在有識之士的心目中，仍然是捧不起的劉阿斗。

王其英是富翁了，但並不因此提高了他的地位。

對既得的地位而又不被承認，這眞是一樁十分可憐的事。

王其英的結局是十分悲慘的。他被關進了瘋人院，因爲他又在路上斬人。

是誰害了他呢？

做一個流浪漢，尙不致迷失了「自我」，但貪婪改變了他，讓他住進了瘋人院。他是大時代的犧牲品，可憐復可笑！

傑克上校的消失

說也奇怪，在倪匡科幻小說許多人物裏面，我最喜愛的，竟然是傑克上校。

傑克上校不是一個很反派的人物，雖然他長期跟衞斯理處於敵對的地位。他的性格，大致可以用「獨斷主觀」四個字來形容，大凡這種性格的人，辦起事來，都不想有第三者插手。

衞斯理是第三者，當然要令傑克上校不快了。

但傑克上校也很有容人之量，至少，在案情棘手未能解決之際，他會容許衞斯理插手，同時也不會喧賓奪主，把功勞據爲己有，甚而衞斯理發生危險，還會捨身拯救。

這樣的一個人物，即使不是上上人物，也該列入中上人物吧！

傑克這個人物，在八十年代倪匡寫的小說裏面，完全失了踪，沒問倪匡，心中自有狐疑，這問題終於在看完「新年」後得到徹底解決了。

原來，傑克上校自此失了踪。

倪匡這樣寫道——「我作了幾下體操，走向電話，打了一個電話到上校的辦公室，我所得到的回答，使我呆了半晌。

電話那邊告訴我，上校今天沒有上班。

我立時又打電話到他家裏，也沒有人接聽，接下來的一整天，我都在找他，在各處可能的地方找他，可是他一直沒有再出現。

傑克上校的失踪，和他得力助手宋警官的失踪，成了個諱莫如深的謎，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於是，衞斯理有一個很玄的回答：「傑克上校被『年』呑掉了。」

這自然是一個笑話，依常理推斷，傑克上校是因爲珠寶給宋警官呑掉了而失踪。

失踪原因之一，是引咎。

其二是因爲得不到那批鑽石而瘋狂了。

倪匡寫道——「一聽得傑克上校那樣說，我不禁真正呆住了，上校那樣說的意思是很容易明白的，他的一切難過，悲傷，自然是因為他的得力助手，盜走了那批珠寶。」

對傑克上校的心態，倪匡也描寫得十分深刻——

「他抖着，道：『多謝你相信我不會，不過，我是人，你自己問自己，你能麼？你能對着那麼多來歷不明，沒有主人的珠寶而不動心麼？』」

人的貪慾，完全給暴露出來了。

眞不明白，倪匡爲什麼要選擇傑克上校作爲表達他對人性貪婪的描寫，傑克上校失踪，對日後的科幻小說並沒有什麼好影响，相反，少了傑克上校這個專跟衞斯理作對的人物存在，讀者倒會失掉了許多閱讀的趣味。

無論如何，傑克上校是一個値得令人懷念的人物，眞希望，他能再度出現。

哲理

「新年」是倪匡少數前期作品中涉及人生哲理的一部小說。

倪匡借用外星人對人類作出試驗，反映出人性貪婪。

在「新年」的結尾，倪匡安排了衞斯理跟外星人對談，透露出全篇小說的宗旨。

「那人的聲音，聽來卻仍然心平氣和，他道：『我正在做一個實驗——』……他略停了一停，立時又道：『我想知道，一個本來一無所有的人，突然之間，成了暴富，他的感覺如何！』」

結果，外星人知道了「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着同樣的弱點，就是貪慾。」從而引申出——「你們（地球人）走的，是一條滅亡之路，一條自殺之路，越向前走，越是接近滅亡」。

也就是說「人內心的貪慾」，會使人類走向死亡之路。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倪匡在「新年」裏提出了這個問題，卻沒有寫出解決的辦法。

人類貪婪的本性傳流千萬年，一時之間又豈會消失。宗教的本意便是消滅貪婪，但成績極其有限，「新年」寫人性貪婪，未嘗不可作反面教材來看，當或會發人深省。

附錄　我看倪匡

出身

沒有人知道倪匡的出身是怎樣的。

根據倪匡本人的說法，他生長在大陸，在大陸接受教育，只有中學程度，從來沒有進過大學。

他幹過許多行業，在大陸時，做過農夫。

在一趟閒談當中，他說到了做農夫時的生活。

「那時候，可真苦，我晚上睡在草屋中，沒有床鋪，只有禾稈草。那些草很硬，第二天睡醒起來，自己的身形便留在上面，因為草給壓扁了。」

大概由於下過鄉吧，倪匡的身體十分紮實。

作家給以讀者的印象大多是消瘦荏弱的，倪匡卻不是這樣，他肩闊腰壯，到現在還有胸肌。

倪匡住的地方是寶馬山道賽西湖大厦，有泳池設備，他喜歡游泳，一到天熱，便整天浸在泳池中，他的小朋友一見到他的胸肌，不勝羨慕，同時又帶點驚愕地說：「呀！倪叔叔，原來你有胸肌。」

可見，倪匡的身子很壯健，不獨能文，也能武也。

倪匡是五十年代來香港的，他說做過苦工，後來進了眞報做事，開始寫文章。

倪匡初期寫政論，他有他個人的政治觀念，並不喜歡共產主義，而且不喜歡得非常徹底，迄今仍未有改變。這跟早年他在大陸捱過一段艱苦生活大有關係。

寫政論時期的倪匡，筆名叫做衣琪，並不出名。

後來，倪匡開始寫武俠小說，筆名叫做岳川，這才讓他眞正步上了寫作之路。

倪匡爲什麼能寫小說？請聽他自己的講法。

「我讀書不多，但喜歡看書，到現在仍然改不了。我看書，跟人不同，就是什麼書

都看，偵探、武俠、文學、哲學、心理學，總之能抓到手的，便亂看一通。大概看得多了，自己便想嘗試，到了香港，進了報社，偶然有一個機會，便執筆寫了。」

寫小說，對倪匡而言，是頂輕鬆平常事。

他說「寫小說其實很容易，但寫得好就難了。」

倪匡寫小說，一共寫了二十多年，上面這句話，是他經驗之談，相信是錯不了的。

新報與明報

倪匡能夠成名，除了他本人的天賦外，機緣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倪匡一向主張「懷才必遇」，他自己便是一個例子。

現在，讓我們看看倪匡是怎樣懷才必遇吧！

倪匡在「眞報」寫稿，收入不高，名氣也不大，照此下去，頂多是一個普通爬格子

動物，斷不會變成現在的天之驕子。

倪匡的躍進，那是主要來自新報與明報。

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新報與明報，倪匡能否像今天那樣的風騷，實在是一個疑問。

新報是羅斌辦的。

羅斌的爲人怎樣？不在談論之列，但他卻是一個十分懂得培養作家的「伯樂」。

他看中了倪匡的才華，把他請過去寫稿，稿費起初不高，大約八元一千字，但倪匡能多產，一日可以寫兩萬字，那便有一百六十元一天，一個月便有四五千塊的收入。

那個時候，雲吞麵不過五毛錢一碗，作家能有五千元收入，已經不得了。

倪匡爲新報寫武俠小說，著名作品有「六指琴魔」，寫偵探小說，又有「女黑俠木蘭花」。

根據倪匡自己所說，那「女黑俠木蘭花」，每四天寫一本，一個月寫足七本，而每一本的銷路都是「極其的好」（倪匡說）。

「女黑俠木蘭花」大約八萬字一本，換言之，倪匡每日要寫兩萬字，再加上其他連

載，恐怕每日要寫三萬字。

倪匡說，那時候，自己是寫稿機器，入息雖好，享用的時間卻不多。

三萬字，要寫多少時候？

我替倪匡計算過。

倪匡一個鐘頭寫四千伍百字，三萬字，六個半鐘頭便可寫完。倪匡通常在中午執筆，寫至黃昏吃飯前，便大功告成，所以他雖然忙，還可以應酬。

一個鐘頭寫四千五百字，那速度委實太快了，即使原稿紙上，是有分行標點，但寫作是要構思的，下筆一氣呵成，不用停頓，那可是不簡單的。

所以，在那時候，倪匡已被寫稿界推爲「奇才」，跟三蘇共享盛名。

金庸脫離大公報創明報，也看中了倪匡的才華，主動找倪匡寫武俠小說。

記憶當中，倪匡用過岳川的筆名爲「明報」寫武俠小說，同時又爲明報出版的「武俠與歷史」寫武俠小說。

有了「明報」，倪匡寫稿的地盤擴闊了，那時候，香港許多家報紙都有倪匡的稿子

，而登門求稿的人，也越來越多，令到倪匡沒法應付。
後來，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便是把稿費提高，減少稿量，這樣既可保持同樣收入，又不致疲勞過度。
導致倪匡的改變，還有一個原因。
那便是他改行寫劇本了。

張徹與「獨臂刀」

倪匡為什麼會寫劇本？
認識他的人，都知道是張徹要他寫的。
六十年代初，張徹進了邵氏，專拍武俠片，成績不算太好。張徹苦思之下，終於決定拍攝陽剛性的打鬥片，故事看中了倪匡原著的「獨臂刀」。

倪匡把故事賣給張徹。

張徹說「既然是你的作品，不如就由你編劇吧！」

倪匡道：「我從來沒編過劇，不知道能不能？」

張徹道：「有誰一生下來就行，我替你撐着吧！」

於是倪匡便編了「獨臂刀」，滿以爲輕鬆易事，不到一個禮拜便交了差。

不料，卻給張徹改得體無完膚，整個劇本只有「獨臂刀」的片名以及編劇「倪匡」這五個字，是屬於倪匡的，其餘的均由張大導改過了。

但是，「獨臂刀」獲得了空前成就。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賣座超過一百萬港元的電影，張徹跟倪匡一同創造了電影史的紀錄，自此，張徹成了一代武俠片宗師，而倪匡也搖身一變，成爲編劇大家。

電影圈最喜歡跟紅頂白，倪匡一劇成名，找他編劇的人絡繹不絕，接踵而來。

倪匡來者不拒，立定「一手交貨，一手交錢」原則，一月可寫四個劇本，劇本費用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不等，一月單由劇本收入，便有港幣七萬至八萬元左右。

有這樣的收入，還需要多寫稿子嗎？

倪匡慢慢脫離了新報，專爲明報寫稿，而稿子也由三段，變爲一段，有人謔之爲「吊命」，倪匡笑而不語。

倪匡一共寫了多少個劇本，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會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新記錄吧！

初寫科幻

倪匡寫科幻，始於六十年代初。

第一篇叫做「鑽石花」，名爲科幻，其實是奇情小說。不過，一經發表，卻極受讀者的歡迎，於是，便一部部的寫下去。

倪匡怎會寫科幻小說的？

本書「雜論」章中，已有提及，這裏只是再作補充而已。

倪匡自己說「我最喜歡新奇事物，一定要研究清楚，寫科幻，主要原因是我對天文學有興趣。」

倪匡一共寫了四十部科幻小說，種類有二：

一是以衞斯理爲主角。

另一種是以原振俠爲主角。

以原振俠爲主角的，開始於八一年，比較新，原振俠也沒有衞斯理出名，所以本書所論的科幻小說，沒有一本是以原振俠爲對象的。

科幻小說，中國一向沒有什麼人寫。倪匡可以說是一個先導者。

他曾經對我說過——「科幻小說的題材，並不難求，聊齋一類的小說，裏面有不少題材便可以寫成科幻小說。」

我問：「你有沒有向外國科幻小說偷師呢！」

倪匡搖搖頭：「沒有，相反，他們間中偷我的東西呢！」

說也奇怪，倪匡寫科幻，起初不外是爲興趣，但到了現在，提起倪匡，誰也會談到他的科幻小說。

可以說，倪匡的享有盛名，跟他的科幻小說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倪匡卻屢屢對我表示，不想再多寫科幻小說了。

他說：「寫了這麼多年，面對稿紙，真有點厭。」

大概由於這樣，近年，倪匡非常留意版稅的收入。

他把以前發表過的作品，結集起來，交由港台出版社分別出版，抽取版稅。

他說「如果書可以賣，版稅收入是頂不錯的，那就等於按月出糧，不用寫小說了。」

像金庸那樣，全靠那十來部武俠小說，已足夠普通人過一輩子的富裕生活了。

倪匡沒有金庸那麼有錢，但是，比起普通人，他的生活，可稱得上是十分富裕。

做作家做得像倪匡，眞是無所怨言了。

鬼才作家

香港能稱得上鬼才作家的並不多見。

照我的看法，大概只有兩個，那便是三蘇與倪匡。

大凡稱得上「鬼才」作家的，有幾個條件必須具備：

(1) 寫作速度要快，起碼一個鐘頭有四千字。

(2) 作品種類要多，舉凡武俠、偵探、言情，小品都可以寫。

(3) 要保持平均產量，即是說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不能無故脫稿，同時稿子也要有固定水準。

(4) 還可以有時間享受人生。

能具備此四種條件的作家，不要說香港，就是外國也不多。

三蘇、倪匡都擁有這四種條件。

三蘇逝世，香港獨剩倪匡耳。

倪匡寫了這麼多小說，到底哪一種寫得最好。

他自己說是「言情小說」，像「浪子高達」那一類。

有一天，倪匡忽然對我說：「小弟，『浪子高達』絕版這麼久，我眞想把它再版，筆名不要『魏力』，乾脆就叫『浪子高達』好了。」

可見他對「浪子高達」的重視。

「浪子高達」是什麼小說？

倪匡說是「色情小說」。有點正理，不過未必盡然。

「浪子高達」跟「神仙手高飛」一樣，是英雄加美人的驚險小說，只是在兩性方面描寫較爲大胆罷了。

「浪子高達」曾經由環球出版社出過單行本，現在早已絕版。我看過許多集，如果再版，銷路一定不會壞。

倪匡自己認爲「言情小說」寫得最好。

作爲讀者又作如何想法呢？

倪匡的小說，如果要選出寫得最好的，以我個人的意見，自然是科幻小說。而寫得最壞的，應該是武俠小說。

爲什麼武俠小說寫得不好呢？

倪匡從沒提過什麼原因，照我的看法，這跟倪匡早年少看中國古典文學大有關係。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寫得好，主要是他們兩個人都有很好的古典文學基礎。金梁兩人都能詩能詞，倪匡在這方面肯定比不上，所以寫起武俠小說來，便顯得斤兩不夠。

也許有人說，那麼古龍怎樣？

對古龍的武俠小說，倪匡一向推崇備致，認爲是第一流的小說。

儘管倪匡如此稱許，我並不敢苟同。可以肯定講一句，古龍的武俠小說萬萬比不上金庸。

也許是個人的偏見，武俠小說在用詞遣句方面，一定要有一些章回味道，那才夠過癮。情節可新，甚而曲折離奇，但文筆絕對不能像散文詩那般散亂。

倪匡的筆法，很有點歐化味道，（看過他科幻小說的讀者，大致不會反對我這個說法）所以特別適合寫現代一點的小說，同時由於他的科幻小說，每一篇都有一個很曲折的故事，是以顯得特別能夠吸引讀者。

目前，不論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有許多作家開始撰寫科幻小說，以看過的兩篇，沒有一個比得上倪匡。

倪匡堪稱是科幻小說大家而無愧。

放浪的性格

我認識倪匡有好幾年了，談不上是他最好的知己，不過，見着面時，什麼都能談，他一向把我看作「小弟」。

倪匡的性格很放浪，他對我說過「我們都是浪子」。

大凡有浪子性格的人，必然熱愛朋友。

倪匡正是如此，他愛朋友的程度是十分狂熱的，因此，幾乎每一個晚上他都有應酬。他喜歡喝酒，但每飲必醉，醉則嚎啕大哭，眞情流露。

跟他相交不深的人，往往給他這種突如其來的行爲嚇了一大跳，但相熟了，就不以爲怪，因爲心理早已有了準備。

清醒時的倪匡跟喝醉了的倪匡，是完全不相同的兩個人。

清醒的倪匡，說話有條理，反應敏捷。

喝醉的倪匡，愛哭愛鬧，任誰都弄他不過。

問倪匡爲什麼每飲都要酩酊大醉。

回答是「飲酒不醉有什麼意思！」

這跟他的「有錢不用有什麼意思」是相同的。

細看衛斯理科幻小說 HK$14

著者：沈　西　城

出版：天　聲　出　版　社
香港北角堡壘街華曦
大厦22字B座
電話：　5-715444

發行：天　聲　圖　書　公　司
香港英皇道二八三號
電話：　5-705181

承印：永生柯式印刷公司
荃灣德士古道221華基
工業中心B座18字5A

•一九八三年六月初版•
ISBN 962 237 010 1

天聲圖書公司

香港英皇道 283 號地下
5-705181 • 5-715444

門市部：經銷港版、台版、國內版圖書、文具、金筆、體育用品。

訂購部：專人處理海內外郵購服務，信譽昭著。

出版部：出版各類圖書，誠徵稿件，歡迎作者委託或合作。

排字部：中文植字，IBM 英文電腦排字，專業樂譜（簡譜及五線譜）編排，起件快捷。

細看衛斯理科幻小說

衛斯理（倪匡）的科幻小說，瘋魔了千萬讀者，是中國目前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說作家。本書是第一本研究衛斯理科幻小說的專著，對衛斯理科幻作品的題材旨趣、構想佈局等方面，作了深入獨到的探索，可以引導讀者進入衛斯理科幻世界的微妙堂奧。



ISBN 962 237 010 1